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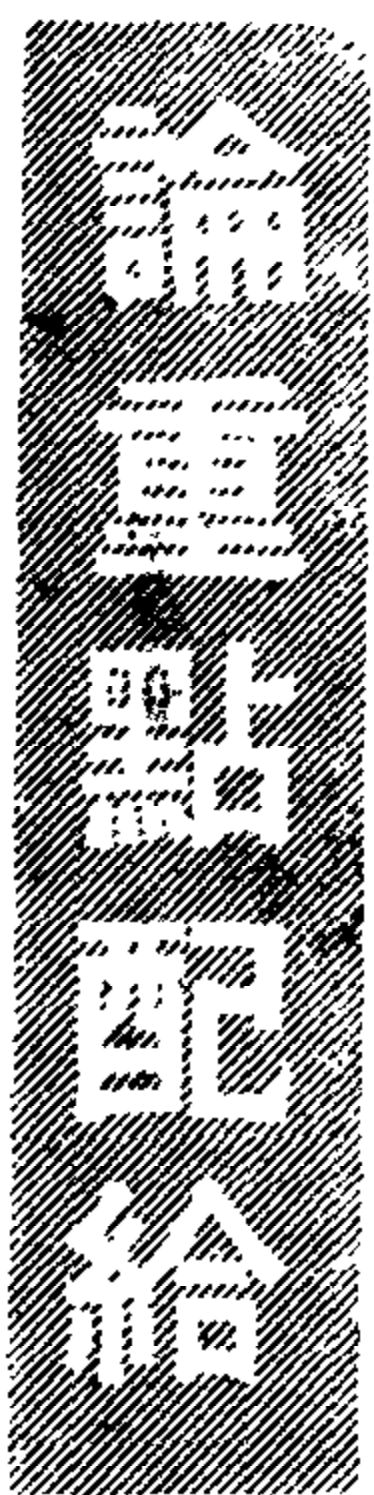
自獻歲以來，物價之高漲——尤其是日常需要品，突飛猛進，幾有一日千里之勢；民生愁苦，不可終日！一般平民階級，固已飽受啼飢號寒之痛苦

教育界及新聞界，則配給之待遇，並未普遍，或近於雞肋。故一言及重點配給，亟須兼籌並顧之。(乙) 隱貧階級者，例如：以著作爲生涯之文人學者，以知識爲代價之教師及一般自由職業，平日既未經營業，以壟斷市利，又不克服務勞動，以求酬報，此等即爲經濟力量最爲薄弱，所謂窮民無告者也。故關於重點配給上，必宜從事調查，給以優異之待遇，無使其流離失所。反之，從事投機獲得暴利輩，乃亦受全面配給，待遇上殊不能平等，要當加以正改。

，而所謂隱貧階級，及薪給階級，表面上似尙從容，但其不堪受經濟之壓迫，上之既不及投機囤積之奸商；下之亦不若黃包車夫或一般販夫走卒。此等情形，非楮墨所能言宣；故爲維持其生活，必設法救濟之，庶得免物價高壓之痛苦。救濟之道何在？即關於重點配給，應有必要之處置也。所謂重點配給，其意義可分爲二種：

(一) 就配給對象言之，最堪注意者，即薪給階級與夫隱貧階級是也。(甲) 薪給階級中尤以貢獻與國家社會最多者，如：政

軍、警、等界之公務員司法界之官吏；教育界之教職人員；新聞界之撰述編輯等人員，其服務之辛勞，責任之重大，非一般薪給階級——銀行商店公司等之職員。所可比擬。蓋彼等除所受薪給而外。每年度有優厚之紅利可資津貼，或供給膳宿，而堪一飽。惟政、軍、警等界以及司法界，教育界新聞界，其薪給有定額，除此以外，無所謂紅利或膳宿以資供給，尙須責其廉潔以奉公，勉其勤勞以盡職，庶對於國家社會在大時代中，仍克守其正軌。但一按其配給數額，雖政府已注意及此，關於日常用品，較戶口配給爲稍優。惟



粗糲；配給之期間，更屢致愆期。關於平民生活之救濟，殆若杯水車薪，且緩不濟急，際此物價於每月，每日迭經狂漲之際，民食問題之重點配給，尙無從解決，其他更無論矣。爲安定民生計，物資配給，必須充分而足以維持；物質必須改善；配給必須如期；方足以語夫生活之平均使一般平民對於政府之信仰而不致絕望。

以上關於重點之配給，就人的方面與物的方面，務須權衡至當，以期公允。則一切物價不平而自平，政府當局，幸特別注意及之。

(1)

已注意及此，關於日常用品，較戶口配給爲稍優。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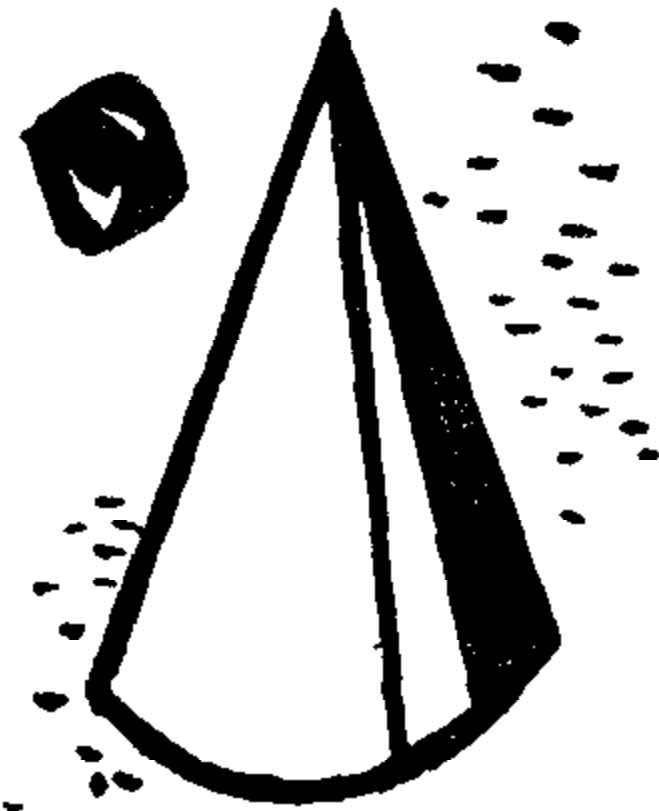
X X

論重點配給(卷頭語)	1
英雄有用武之地	毛可人 2
談口吃	圭 2
釣	尤 3
大東亞戰爭之前途	滄海 4
第三次大徵文	5
新政治的動向	易酒墨 6
談臉譜	林 7
建設世界人類上軌道的基礎(下)	吳志淵 8
血染長空(影評)	金長風 9
美國的奇談(下)	池 10
散「年」	書 12
農村慰問劇團	本刊特攝
街頭什錦	本刊特攝
勞工們的世界(漫畫)	甘 19
老婦吟(新詩)	黃 20
談「擺架子」	馬振東 20
等級之分	榮 21
瞎炸長沙的實況	君 22
不速的電話鈴(短篇小說)	林 23
探親記(長篇小說)(完)	潘子且 25
文化短訊	編輯室 29
奔(短篇小說)	星 30
封面(裸婦像)	郭柏川 作

目 錄

第四卷 第六期
第四十二號
二月一日發行

隨筆



英雄有用武之地

毛可人

友 文

我們常聽得人家說：「英雄無用武之地。」這是替一般太平時代的好漢嘆惜的一句俗語。一個英雄如果沒有用武之地，便不免白白地被時代所糟蹋了。自然，英雄是歡迎造反，過亂世生活的。這樣，他才有出人頭地的一天。他有多少武力，就可造成多少地位。換句話說，力氣越大，地位越高。

在滄海火滿天，戰雲密佈的今日，正是英雄用武的最好機會。大英雄用次武，小英雄用小武。我們若肯睜開眼睛看一看所見的幾乎全是英雄。戰場上固然是英雄的去處，就是馬路上也是他們暴露頭角的場所。

舉一個最小的例子：

自從電力受了限制之後，電車的數目驟然減少了。在未減少以前，赴車的人已經擠得水洩不通，至於減少了以後，那就根本不堪設想了。在電車站上，像螞蟻般的人頭，簡直會使你退避三舍。

·搭客中：有強弱之分，有老幼之別。這正是一幅當「力」不讓的用武圖。那邊就有若干英雄們，當電車馳近站頭時，不管別人的死活，只要自己能拚命擠上去，就算第一流的大好老。老弱殘廢人只得眼巴巴望着那些雄糾糾的武夫，玩他們的得意傑作。

餘如米販子，三輪車夫，買火車票的單幫客人，以及碼頭上各式各樣的苦力，凡是有力氣的都

有飯吃，因為他們找到了用武之地。

從前人說：「勞心者治於人。」今日反過來說：「勞力者治人，勞心者治於人。」

你有知識，可是知識並無用武之地；你有氣力，它却給了你生存的機會。

世界似乎永遠是不太平的：太平了之後，英雄便會無用武之地。所以縱使世界太平了，英雄也要使它混亂，造成叛變，遂其用武的野心。

在英雄看來，打仗只是有規則的生活，不打仗人生根本沒有興趣。但在非英雄看來，打仗是亂世，過的是地獄的生活。正因為世界上弱者太多，才有如許的強者出現。因此，英雄是人民造成的。如果全世界的人類都成為英雄，大家全被稱為好漢，自然天

談口吃

圭 可

下可以太平。

然而，事與願違：不歡喜打仗的弱者還是多數，這便無法挽救了。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現在再來補充一句：「英雄要有用武之地，」這是沒法的事，只得任其自然了。

朋輩中，似乎特別多捷言善辯一流。美言之則是爛於辭令，或是口才很好。這一流，大概是承繼孟夫子的。孟夫子是第一個會辯論的人。不過他自己却不承認。說：「余豈好辯哉，余不得已也。」所以不得已者，乃是要把問難他的人說倒，以維護自己所主張的學理。想來應是情有可原的。時下一般利口者流，只不過齊孟夫子之末耳！實未嘗究其本也。

我的賦性，本很愚拙，對於講話一節上向不考究修詞一道。同時出身微賤，吐屬也就不落大雅，而且不免有些期期艾艾的，不大流暢，常常在講書之後給學生們捧起腹來，哄堂一陣。新近置身社會，用自己的手為自己的口腹籌劃，就時常周旋在那些爛於辭令者流的圈兒內，頗以為苦。尤其在造次之中，或盛忿之下，倍覺狼狽。這種對說話感到不痛快的事，也頗惱人，不過一想起孔子所說「剛毅木訥近仁」的話時，也就釋然了，我雖沒有那種

純粹的仁心，木訥兩字做到，也頗算得有近仁的一半了。

用新文藝筆調，形容這種說話不流暢，說是「結巴巴」的。不過這也似是某一地方的口語，還不如舊辭藻上的口吃來得普遍性些。只是現時下一般浮華的莘莘學子們，大多數與忘祖，只是醉心洋氣，對我國的舊辭，只出之鄙夷態度，不屑講求，也許會予此口吃以誤解，而且要懷疑到如何用此吃飯之吃。實則依照說文的解釋，吃字並不是吃飯，而只是說話結巴巴的「言蹇難也」。徐鍇傳曰：「楊雄口吃也」。那個時候，「吃」意僅此而已。後來怎樣把吃的原意隱起，很少發用，而又配給吃飯，則不得而知了。總之，這裏口吃，還是出於正統呢！

我所知道我國較早的口吃者為韓非。他的著書本領相當驚人，可是不善講話。他為李斯所說害死在秦國，大概也就是因為不會說話所致。不過到後來，口吃似也有好處。漢高祖的僕射周勃，

雖曾被「皇上」騎過頸項，却以口吃一點受知。大抵一個耿直的人，當急辯之下，總是連話也說不條暢的，即使所欲言者甚夥。昔時稱贊不苟言笑的誠厚之人，常用「岐嶷有志」。其實岐嶷也並非美詞，總帶一點愚頭笨腦之態也。似乎我家王羲之，少年也就有此美譽，而且還加以口吃。人一有口吃的毛病，大概都是不大肯講話的。因為少講話，態度便顯得厚重起來。而也許他的本性並不厚重，則佔此口吃的便宜不少。

口吃有好處，也有壞處。不過一般講來，好處實佔大多數。有許多與人之間的糾紛，往往都肇自一張嘴。古語說得好：「善泅者死於水，善騎者死於馬。善說話的人，雖不必死於此口，却少不得要在口裏吃些苦頭。處世原宜於與物無忤。縱不能如囊師德睡面自乾連一措掉都不敢為的那樣胆小？「少動火氣」，乃是起碼的應該做者也。俗說：「退人一步行，固云安樂法」求在人與人之間行得圓通，靠夫子的「言忠信行篤敬」在變額之邦也許可以，但到我們這文明社會上來，便不大吃香了一些。在任氣暴氣之下，勢必脫口而出來的很不好的結果的事件，便由你說他不出之中平安過來了。在當時你那副漲紅了臉而說不出一句話的尷尬的尊容，別人看了，不免發笑，你自己拿鏡子照見也將啼笑皆非，惱恨萬分，可是時過境遷，

你一定更暗地裏說微俸不止了。處茲之世，人心澆漓，少說話以為攝生一法，在我們這種沒出息的好弄筆頭者，正頗可以自持。却或者爲了秉性爽直，專以一吐爲快，遂致無法做到，倘「不

釣

我時常也畫幾筆「山水之類」的國畫，有意無意地總喜在草坪之間，添上幾個垂釣的漁翁，或在殘堤衰柳裏，隱隱地維繫着鮚艇似的輕舟。至於詩詞方面，我也頗喜讀記述漁人生活一類的東西，如「罷釣歸來不繫船，江村月落正堪眠，縱教一夜風吹去，只在蘆花淺水邊」等的句子。

前年返鄉，泛舟鵝湖，時常見荻蘆深處，一葉小艇，上面端坐着個鬚斑衰翁，靜靜地獨釣，一兩片黃葉，浮在水面，幾隻盤然的水鷗，飛繞在船舷，這種境地，不由人不喜愛。所謂「走盡大港小灣，看遍秋月春花」。實在是一種頂寫意，頂理想的生活。然而這究竟是一件夢想，在這種煙煙滿佈着整個人間的時候，何處再有淨土，可以供你寄跡於山野林泉，一度着「釣隱」的生活。時至今日，即次一步而求「門無剝啄，閉戶讀書」的環境，也屬不可多得，倘進一步而要求「釣隱生活」，這簡直是一種奢望。如果歲月可以倒流，那末我真在不願意出生於「科學的二十世紀」。我喜歡古代的一種靜謐

「幸」而有口吃之苦，亦「大幸」也。想說說，却終說不出來，這惱人的口吃。

甚麼時候，我們不爲口吃所限，而說我們所要說的呢？

尤 其

的氣氛，與夫一種古樸的幽情。我總覺得現代的人們都是太「忙迫」，太在利慾的圈子裏轉得透不過氣來。但是「命運」偏偏注定了我降生在這一箇時期的天下，叫我在白熱化的生活裏煎，在火藥味的宇宙逗留，使我不能不懊悔這一次的「誕生」。

前月，偶而在百貨公司內，購得日本式的釣具一付，當時因爲袋內適巧略有「餘資」，並且數元軍票，亦不過昂，而最大的原因，實由於興趣的引誘。買回之後本就想到了附近河畔體味一下釣魚的樂趣。但是爲着生活，時間不是自己的，瑣瑣屑屑的事件牽纏得沒有空閒。由此觀之，一個人要身爲閒人，實在要有一點福份。

由於一個自然的機緣，前天却偶然得到餘閒，乘晨光微熹就攜竿而出，迎而曉風，身體似乎會有種輕飄飄的模樣，薄霧縹緲，像蒙着一層輕紗，人影子恍惚的，隱約得有一種夢的感覺。所以即使自己不去釣魚也好，祇要這樣閒閒地攜着釣竿在靜靜的曉色裏漫步一會，也是值得使

人留戀與低價的。

我最愛城垣的南郊，故而那天我又漸漸地又走到這地方來了。草坪上昨宵的殘露，還晶瑩地閃着一層水色，阡陌間已不見金黃的麥穗換上了僅寸來長的綠秧，疏疏落落地插在水泥裏，遠眺村落，只覺得空濛，清曠。靠近木橋的後面，有一條河浜，上面架一小橋，橋墩下有一極小的茅庵，大概不見進深，然而從兩面短垣裏，却參出無數的古木，濃陰蔽天，樹幹上綠沉地遍生青葉，有一種說不出的陰沉。這時適有一陣子的木魚聲，隨着隱隱地檀香氣飄送到戶外來，明明是庵裏師太正在上着晨課，我很想走上台階一叩雙扉，然而總覺得太冒昧，大約這位師太早已飽經憂患，故而甘心隱居在荒索的荒郊，與草木同腐了。

庵前有一亂石堆成的河灘，曲折地伸展在小溪上。我拾級而下，揀一塊光潔的石級，將口袋裏的一幅素帕，輕輕地鋪在上面，把身體坐將下來，將釣竿輕輕地拋入平靜的河水裏，漾起一泓漪漣，一圈圈地微波，替河面上平白地增添了無限笑意，這微笑，也引起了我心底的微笑。

對岸是幾間茅屋的短牆，有四五梅樹，有三兩枝榴樹，綴滿火紅的榴花，從短籬內舒展到河面上，河裏因此而閃閃地反映出許多花的影子，錯雜在三四堆飄浮的綠萍中間，分外地覺得好看：「五月榴花照眼明」，古人誠不

欺我也。此時，除了布穀鳥偶自林間發出一兩聲清脆的聲息之外，整個的宇宙，寧靜得得幾乎聽不見微風的流動，即使自己已有滿肚皮的功利心，滿身體的塵俗氣，到此幽境，也會有一種「富貴浮雲」的感覺，而體微出寧靜淡泊的好處來，靜對着水面朱紅色的浮子，可以默思，可以遐想，不留絲毫名利的心，可以說是「還我童心」最好的地方。所以，於其說垂釣的樂趣是爲幾尾鮮魚，無寧說是垂釣時的那一種「情趣」。

在閒想裏，時間的過去是不覺的，當浮子向下沉的時候，隨即將釣竿往上一拉，便有一條三寸來長的鮮魚掛在釣子上面，拋到自己身坐的地方，牠還不住地翻騰跳躍，想躲避這次不幸的遭遇，但是當牠給我緊握在掌中，放進身旁的魚單裏時，才決定了牠今生的命運。

釣得似乎很順利，過不一會，筐中已得有四五尾，覺得很高興，因爲將自己釣來的鮮魚帶回家來，作爲下酒菜，較化錢買來的不同，至少在一杯在手的時候，還可以回味樹下適纔垂釣時情趣。

大約在石灘上坐了三個多鐘頭，兩足似乎有些麻木，於是站起來整了整衣襟，攜了釣竿漁筐走上石級，沿着村內

的泥徑，緩緩地信步歸家。是時，田野裏已不是來時的岑寂，三兩農人，牽着水牛都下田了，河浜裏也響起了轆轤的水車，「盡半日之閒，以遣此有涯之生」，我感到不虛此行。雖然這半天，對世對人，沒有做出什麼有意義的工作，但是將此塵俗之軀，在這清靜的境地裏洗滌一次，實屬是不可多得的。可是看着筐中的幾尾鮮魚，還在那裏騰躍作勢，使我對這幾尾小魚的蠢笨舉動，引起了不少的憐憫與感慨。

本來，即以我們身爲萬物之靈的「人」講，亦何嘗能逃「名利」的香餌，安知自己亦非如一條挺大的傻魚乎。

止咳祛痰劑

咳快散

咳喘、氣管、百日咳、各藥房均售

東亞公司

大東亞戰爭之前途

大東亞戰爭者，神聖之戰爭也；亦即大東亞全民族之戰爭也。大東亞占全亞洲總面積二分之一；人口占全亞五分之四，其中以中華民國人口居其首，為四億餘萬；日本次之，為一億餘萬，其他如印度，緬甸，泰國，安南等國，以及南洋羣島（包括菲律賓，爪哇，蘇門答臘等）亦占二億萬以上之人口。偉哉大東亞，自西力東漸以來，印度，緬甸，為英所蠶食，安南為法佔領；菲律賓為美所侵奪；爪哇諸島，又為荷所隸屬。此等邦土，大半為白種人所蹂躪，所踐踏。即中華民國，雖號稱獨立，亦已淪為歐美勢力圈，任其宰割分裂，國幾不國。

惟友邦日本，巍然獨峙為東亞一大強國，排除英美勢力之範圍，毅然奮其鐵腕，一舉而粉碎之，於是大東亞戰爭乃因之爆發。結果則印度，緬甸，菲律賓，爪哇遂脫離英美之羈輓而宣告獨立，我中華民國，亦與友邦日本攜手，發為共同戰爭之宣言，此誠大東亞前途之無限光明，震耀於世界者也。

陳代主席元旦廣播時說過：「今年將是大東亞戰爭的決勝年，也就是決定整個大東亞民族前途命運的一年」。其意極為深長，當保衛戰爭開始時，我國政府即以統一人心為職志，昭告國人，以同甘共苦，同生共死。蓋人民與國家休戚相關，既不當於參戰時期委心任運，尤不應長慮却顧，認為百端踴卸之時機。故必一齊其步驟，激勵其心志，方能期待大東亞決戰最後之勝利。

大東亞戰爭，其範圍既廣博；其使命尤極偉大。故大東亞戰爭之前途，亦極光明而邁進。是以大東亞戰爭者，神聖之戰爭也；亦即大東亞全民族之戰爭也。

（一）神聖戰爭之意義若何？其在歐洲大陸，有宗教百年之戰爭；其在北美洲，有黑奴解放之戰爭。歐洲宗教戰爭，為排除異教之侵略，保障基督教之神聖，故十字軍東征，不惜肝腦塗地，前仆後繼，以博取最後之勝利焉。南北美洲黑奴解放之戰爭，為白色人種奴視黑色人種，侵奪其天賦神聖自由權，故異軍突起，再接再厲，回復其平等自由焉。此等戰爭，與侵略他人之土地；蹂躪他國之人民，其性質迥然不同；蓋為正義而戰，為人道而戰，恢宏其崇高博大之精神，宜其戰無不勝，攻無不克，故曰

神聖之戰爭！大東亞戰爭之動機，係為掃除英美勢力圈，逐出其勢力於大東亞之外，故當戰爭爆發開始，不數週而緬甸，爪哇，印度，菲律賓等，義旗效順，望風披靡，於是大東亞之局勢，由此奠定。此蓋由於戰爭之目的，為正義人道而戰，宜其戰勝攻克，所向無敵也。

（二）大東亞全民族戰爭之意義若何？亞細亞洲者為亞洲人之亞洲也，換言之，亦即有色人種之大同盟也。英美以白色人種自稱為「天之驕子」，乃挾其橫厲無前之氣勢，囊括東亞。此次大東亞戰爭，實為全民族一致奮起之時期，為共同之決戰。大東亞民族，各有獨立之傾向，其意志亦各堅強。若以種類區分之，在中華民國，則包涵漢，滿，蒙，回，藏五大民族；在日本，則為大和族，韓族（朝鮮民族），台灣民族；在印度支那半島，（包括安南，緬甸，泰國）則為交趾支那民族；在南洋羣島，其土著則大半為馬來民族與印第西亞民族。此等民族皆刻苦堅忍，氣魄精強，其中尤以大和民族，及漢族，為優秀份子，執東亞之牛耳。故中日既共同宣戰於前；緬甸，印度，菲律賓，爪哇等國，亦於新年交換廣播。觀於緬副總理達金米亞之言曰：「所謂美英兩國之攻勢，本年為激烈鬥爭之年，過去吾等於軍事及政治，已獲得大量之戰果，際此第四年頭，吾等共力將敵人不能挽救之最後一擊，此乃緬甸國民之決心，亦東亞全民族之決心」。印度主席鮑斯氏之言曰：「大東亞戰爭乃為擁護正義及自由而戰，吾等印度人民，已充分了解

自身應負責任之重大，誓將美人全部逐出印度領土。爪哇參議院長史加爾諾氏曰：「關於南第一線之七千萬印第西亞民族，誓與大東亞各民族同生共死，擊滅英美，吾人已充分理解此次聖戰之意義」云。觀此則此次戰爭，實為大東亞全民族之戰爭也。

本年度既為大東亞決勝之年，故前途之展望，吾人應加以檢討，庶把握此最後勝利之關鍵。友邦日本駐滬陸海外三當局主持之聯合報道茶會中，由鹽田大尉發表松島部長所闡明在太平洋戰爭之形勢，足證前途之勝利，即在目前。茲述明於下：

（甲）台灣琉球方面，在敵方戰略，侵襲台灣之目的，乃企圖截擊日本對非

萬人稱讚 · 萬人必備 · 內外服茶

萬應油

此藥能治一切瘡毒，無論新舊，一搽即愈。凡患此症者，不可不備。每瓶大洋一角，小洋五分。各大藥房均有代售。



律賓補給路線。但最近敵人以艦載機及陸上機，向台灣琉球方面侵襲，去機極少，與上年十月間之比較，相差甚遠。上年經日本之特攻機隊之截擊，將其艦隊及空母，完全覆沒，卒致棄甲曳兵而遁逃無踪。今新歲之際，又欲逞其故技；再行嘗試，實則其艦載機數既復減少，其技術更不如前；宛如演習一般，不似軍事上之作戰，故在日方之重要設施，絲毫無損；揣想敵機於訓練尤未成熟，非一般飛行隊員可比。至陸上機竟連炸彈未及投擲，即倉皇竄逃，不值一擊，從而欲僥倖於再試，然敗軍之將，其必重蹈去歲十月之覆轍，蓋可斷定。

(二) 雷伊泰決戰趨勢，日小磯首相於閣議中宣言，以為「本年內必須完成決戰之勝利，前於台灣非律賓海面，雖已獲到曠古未有之勝利；但今雷伊泰之聖戰，已有轉變為全非決戰之趨勢。此時我後方國民，必須奮起，以副前線之健鬥」。今日神風特攻隊，連次襲擊其運輸船團及艦隊，使其殲滅無遺。陸上戰隊，亦復影嚮攻勢，肉搏奮鬥。故雷伊泰之戰勢，即為大東亞全面戰爭之勝利，殆無異義。

(丙) 非島方面戰勢，自新年開始，即已激烈化。而日本方面，積極準備，綽有餘裕，今後當在非戰線上，作繼續之大出血作戰，先後獲得光榮燦爛之龐大戰果，我人又可拭目而待也。至非島方面，雖受敵人之侵襲及登陸之結果，然全島人民，堅定如恆，且直接協力作戰。而在非島之日僑，與日軍打成一片，在軍民一致協力下，駢肩奮鬥，民氣之堅強若是，則眾志成城，敵人雖欲施其拙劣之技術；狡焉思逞，亦屬胆寒心怯，不足以動搖全非之人心。

(丁) 英美艦隊機隊之削弱，英艦隊雖有參加大東亞戰爭之形勢，然自戰爭爆發開始時，在新加坡毀滅其無畏大艦以後，至今猶抱一種恐懼，故未敢越雷池一步，僅在澳洲方面，徘徊觀望，並未參加攻勢。其在美方艦隊，自戰爭以來，先後被擊滅沈沒者，如空母，戰艦以及大小型運輸船，已達數千百艘以上，美海軍力大部分日形減削，有日暮途窮之勢。至其轟炸機及戰鬥機，其生產力銳減——每月平均一千架以上，其原因由於物的資源之減少，而實由於勞動最感苦悶而為其致命傷。若日本之新銳飛機，源源不絕，最近將有超過美機之上乘，出現於東亞。故以之比較英美之海陸空軍之兵力，皆有過之。則最後之勝利，自可操左券。

得民心之和也」。民心堅定，雖堅甲利兵，不足摧其壁壘。敵人方面，雖亦聯合，然皆同床異夢，自難團結。昔周武牧野誓師曰：「紂有臣億萬，推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此即人和戰勝之明證。(三) 由於正義的，大東亞民族，苦英美之束縛久矣。幸友邦日本崛起，欲拯救此種民族而亟謀其解放，故能一致奮起，風發泉湧，不可遏制。傳云：「師直為壯，曲為老」，所謂「王者之師」也。敵人之攻勢，雖欲達其侵略之目的，然一遇正義之至大至剛，則王者之師，必魔小醜，未有不摧枯腐朽者。筆者從戰爭各方面加以檢討，敢斷言大東亞戰爭之前途，必獲最後之勝利。

第三次大徵文

題目：我們的意見和希望。
內容：對於現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諸題的一般建設性意見和希望。

字數：每篇以三千字左右為限。
酬金：來稿一經入選，每千字致酬中儲幣貳千元。

題目：最近的奇事報告。
內容：以最近所見聞及體驗的實話為題材。
字數：每篇以四千字以內為限。
酬金：當選作品，每千字致酬中儲幣貳千元。

應徵規則
文稿須寫清楚，並加標點符號。
文稿須用方格原稿紙。
稿後須註明真實姓名，及通信處，發表時筆名聽便。
應徵之稿概不退還，請勿附郵票。
截止日期：三十四年三月十五日（以郵戳為準）。

發表：四月十五日（本刊順序發表）
稿寄：上海威海衛路二五五號文友社編輯部，函外註明「應徵稿件」字樣。

痲病，盜汗，治癆，劑

蘇苦那

大已那效最練抗各效活佳及效
蘇經即成新而病種，尤併又作
治應大分科成作癆，其用對症。
癆用蘇，學，方有，俱與之於且
，申乃利法發對有，一，時盜汗
自蘇之利提菌於良愛更汗特
古苦有用提菌於良愛更汗特

總發行所重松大藥房
上海崑山路一二八號



國府還都已有四個年頭了，在政治上總還沒有收到理想的效果，不幸汪主席中途沮喪，更使在進行中的中國政治，遭到不小的頓挫，幸而繼之而起的陳代主席，曾宣佈繼承汪氏遺志，與民合作，為救亡圖存而奮鬥，這自然是中國更生的良機，因此也有了新政治的動向，縱觀一二月來的輿論，批評及政治者，有如以下一般的標題：

「上下協力澄清吏治，」「民生亟須安定」「增強中日合作」「怎樣把握民心」「嚴正的自我檢討」「論親民政治」「民為貴」「斷然強化政治」「論負責任」

立本正治的動向

鳥酒目著

責任」中樞調整人事」

由上面這些言論看來，反映出現時的政治，依然還未躋於昌明。

在「民為貴」文中有云：「政府是人民利益代表的機關，不是一個黨所能包辦得了的，政府的事，就是人民的事，人民的事，也就是政府的事，政府要和人民打成一片，就必須與國民黨以外的人民力量協力合作，那末，必須普遍迅速，先建設民意機關，俾逐漸養成人民參政的習慣，成為方面的檢討，考察行政的一面鏡子，過去政治上人為的痛苦，未便不是政府機構中缺少了一面鏡子——

民意機關，不能把散漫的民衆組織國家的一大力量，不能使國家政綱政策貫徹實現所致呢，其次，和平運動的目的，就國際意義上講，是在整個中國與日本之間的全面和平；主要的在減少人民的痛苦，保留復興國家的元氣以建設獨立自由的新中國，日本的對華新政策和一切真誠的道義協力，也完全以中國人民為對象，大東亞戰爭三年了，盟邦日本始終站在第一線刻苦奮鬥，艱苦的階段現在開始，需要我們全體人民的協力也更切，政府需要人民的支援也更亟：

這上面的一段言論，正可以作為中國新政治的動向，是以盟邦宇垣大將對南京中國記者說：「為完遂戰爭，期待於中國的人力物力，想必無如何困難，為戰爭之必要，雖有種種手段，但最重者，仍為把握民心之一點，如此點不做到，乃係由於努力之不足，或指揮之不得法，或發揮其效果之時間不足。」因此我們認為中國新政治的動向，以把握民心為第一了。

怎樣把握民心，就成了政治上的大課題，現在分述如下：
一、負責任 凡對今日國家政治與社會動態較有觀察者，必能認為責任觀念之衰落，實為政治上軌道的重大原因，政府無責任觀念的官吏，一切建設行動，使無由推進，汪故主席在日，每每以說老實話負責任告誡上下官民，可是在現今的政治人員中，去尋出幾個真正負責任的人，實在少而又少，一般的公務人員簡直把公務的公字忘了，而成了私務人員，而且私得到了極點，成為般公濟私，因私廢公，只要我們下細的調察一般的公務人員所幹的職務就可以知道。

夫公務人員不負責任，公務當然停頓，因此政治的一切不良效果都產生了，騰笑友盟固不必講，而遺害民生與國家則更大，可惜有些公務人員不顧以上這些問題，絲毫無責任心在那兒阻礙政治，甚至可以說是摧殘政治，這種政治的錯誤，以還都以後於公務人員犯得最多，到今日依然不少，欲求政治的昌明，一定要將「負責任」三字銘刻於心才是。

二、解除民衆痛苦 國家之有民衆，實即有民衆才成為國家，周佛海先生說：「我們在目前的環境下，縱不能積極的為民衆謀利益，至少要消極的為民衆解除痛苦，實則為民衆解除痛苦，就是為民衆謀利益，處今日之環境，能為民衆解除痛苦者，即能為人民所擁護，雖國人對於政治傾向容有不同，然真正為人民謀福利者，決非人民之敵人，和平運動之成敗，本非一時所可論定，然和平運動者果能人人為人民的權利着想，切實做到澄清吏治，確保治安，安定民

生諸點，就是為民衆解除痛苦。陳代主席也說：「一年以來，據我個人的檢討，我覺得非常危險，論政治則紀綱漸墜，政府與人民分離，論軍事則訓練鬆弛，人民與軍隊不能合作，」據此可知人民已是在水深火熱的痛苦中，再看四境之內，遍地皆匪，無匪之地，有商皆奸，人民在三夾攻中如何能夠免掉痛苦呢？所以陳代主席又說：「政府的基礎，尤應建築於人民之上，而不應樹立於人民之外，……倘政府與人民分離，則政府亦告崩潰。」這是不拔的真理，然而今日的政府倒底是如何現象呢！對於人民的痛苦，在那兒計劃滅除呢！似乎專以人民的痛苦供他們的享樂，凡是他們一切的享樂，無一不是人民的痛苦，政府果能痛下決心，澄清吏治，為民除害，使人民之痛苦，由急劇增加而稍緩增加，由稍緩增加而逐漸減少，至於消滅，那末人民無一個不擁護政府了。

三、斷然強化政治 組織重疊，機關林立，事權分散，職責不專，祇重浮面，不求實際，這些都是我國政治組織，行政設施及人事機構的顯著缺點。所以需要矯正此弊，在最低限度要做到下列幾點：一、強力政治，二、專家政治，三、親民政治。四、廉潔政治。

所謂強力政治者，是要澈底加強施政的力量，政治機構，行政組織，須力求簡素而單純。事權須統一，職責須集中，澈頭澈尾革除官僚主義的習氣，敷衍塞責的作風，應實事求是，發揮政治上強大的力量。

所謂專家政治者，就是各部門都需要專門人才不可徇情濫用人員，不可使人員事非所用，凡是有專門能力的人才，無論如何要便他們各盡所能，用之則信，信之則不疑，以求其在行政上發揮其專才，使之得有自然美滿的成效。

所謂親民政治者，即不是離民政治，舉凡一切政治設施，都以民為目的，不以官府為目的，國父手訂的三民主義，所以能獲得全國人民一致信仰者，亦不外因其所宣傳的主張——民族，民權，民生，完全是為人民的福利打算，那就是親民政治的原則，政治之為物，從這離民衆的立場來看，它就變成一種高得莫測的東西，與人民成了分開的事實，須知道親民為政，是中國原來政治行為所信奉的最高目標，中國的政治哲學，也即是重於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正與三民主義所包含的政治哲學相等，也就是政治目標，祇要為政者能夠切實的奉行，則解除人民痛苦，增進人民幸福，自然能見諸實現了。

還有政治上的負責人，無論大小，都應當視民如子，與民相親，一天一天的與民成爲一片，合而不離，比如爲了徵詢人民意見，以求下情上達，設立民意機關，使民衆與政府勾成一氣，便是親民政治的表現了。

所謂廉潔政治者，當然以除去貪官污吏爲第一，然而今日的政治人員，大半皆爲貪污，這並不怪凡官吏必貪污，乃也有種種客觀的環境，通之使然，如生活之不能解決，職位不能安定，政潮之時常起伏，在在都足以促成政治上的貪

污風氣，然而要强化政治，則必定該當造廉潔政治，陳代主席在中國是最早提倡廉潔政治的人，無論理論與實際，他都頗有經驗，今後的中國政治，恐怕先要以廉潔政治爲起點。

× × × × ×

以上三點不過舉其牢牢大者，還當加以嚴正的自我檢討，尋出新政治的動向來，簡而言之，應當從事於人治與法治兩者去努力，我們覺得在今日中國的政治當由法治中求人治，以法治爲人治之家。

所謂法治，當然是要用職位上的職權，求決定他的權力，而毋須用那領袖那樣的道德，人格，才幹，以及政治上的地位，以自然取得他人的崇敬，而發出天然的感召力。這就是說，不管現在是不是已有繼承的領袖，但是任何人担任國民政府主席，那就是我們的領袖，無論他才能如何大，政治地位如何高，都應當一致服從，直到主席職權終了爲止，假使這其間這外換了一位主席，我們也同樣的服從，則所謂領袖問題，自然得到合理的解決，這樣的法治精神，在過去是非常的缺乏，可是在今日我們則不能不做到。

綜結的說來，今日中國新政治的動向，只要漸趨於法治，那就有益於中國，復有利於大東亞戰爭了，值此新年歲首之際，政治革新之始，謹就管見所及，拉雜抒錄，以供當局的採擇啊！



談 臉 譜

林子

空閒時，看孩子們做戲，除了握了木製的刀鎗劍戟之外，還得不約而同地戴上一張假面具，如此之後，於是跳着，蹣跚着，可以任情地玩耍了。

這裏的假面具就是畫着的臉譜，用來表示各種的型，或各種人的性格學識的。

因爲如此，看京戲，戲子在演出前，也就先要「開相」，小丑要依小丑的臉譜，奸臣要依奸臣的臉譜，這些演出的勾劃，就是代表了他們演出時的典型的。

戲子的臉譜是演出前可塗上的，故演小丑者自己倒未必是個小丑，說不定在下一齣戲裏又在串演君子的角色了，觀衆有時不明白這一點，或者即使明白却給一時的情感蒙蔽了，看到激昂慷慨，可歌可泣的時候，禁不住一聲叫罵，甚至拿甘蔗頭之類向小丑拋擲，這一方面固然是由了劇情的激動，但也可以說是忘了臉譜的作用，觀衆忘記了站在舞台上的是塗了小丑臉譜的演員，倒把他當做一個真真的小丑看待了。

臉譜有如此的移情作用，戲劇乃收到了預期的效果，故演關雲長者，可能是一個懦夫，但塗紅了臉，便可在戲台上稱一聲英雄

，演曹操的亦可能是個小竊，但刷白了鼻子，便可充一時的宰相了。人生的舞台也如此，許多人在出門的時候，在人與人之間接觸的時候，在大庭廣衆前顯露的時候，都要費化最大的時光來化妝，欺詐的人要塗上慈善的油彩，虛偽卑劣的人要戴上尊嚴的面孔，於是表演一些扭捏的動作，外表的和善，掩飾了內部的醜惡，居然也感動了觀衆而贏得了慈善家或正人君子的稱號。

戲子演完了戲可以回復他們原來的生活，這是幸福，但人生却是齣永遠沒有終結的戲劇，故現實社會裏的這些人，却要永遠牢牢的戴着他們所飾的臉譜，永遠要擔心他們的假鬚鬚是否在動搖，雪花膏是否被損污，……這是他們的悲哀。

以外貌論人在今日是行不通的了，因爲即使是個小丑，也會利用已存在的君子的臉譜，把自己裝得大模大樣，即使在臉上有一個微小的瘡疤，也會用濃重的脂粉來塗抹得沒有一絲形跡，但作爲人生舞台上的觀衆們，隨着劇情的發展，已經漸漸地明白了，他們明白了這些技巧，這又是那些偽善者們的悲哀中之悲哀！



建築在和平人類互軌道的基礎

吳志淵

文

友

現在世界大戰雖在決戰階段，而大東亞宣言會最近有翼氏會代議上，白鳥敏夫氏發起戰後經營方策研究，研討世界永久和平之根本條件及具體方策，即歐美各洲亦有戰後經濟宣言，梵帝剛羅馬教皇呼籲和平，雖然一則是只有祈禱性質而沒有實力，一則偏面而沒有如友邦世界永久和平之實際力量及具體條件，從大東亞新秩序，進而致全世界有無共通共存共榮，全球各國各得其所的新秩序精髓，定全世界之永久和平道義新秩序，然而歐美各洲亦有希望永久和平之意志，故不論其出諸其誠與否，研討世界永久和平根本條件及具體辦法，今其時矣。故是篇文章著大東亞友邦及全球各洲各國當世賢豪，軍政朝野各界急起研究而討論之，則停戰和議不難立即成功，夫前次世界大戰停戰議和後，由國聯盟約會及以前海牙和平會先後成立會章，未始不善防制週詳，而結果為少數強有力國家利用，結果等於虛設，徒廢財力，其原因第一是祇有口上空談，並無實立，所以現在國際警士統領府實立與衆而公勻無弊，其根本是弭兵廢械

，易兵上為警士，武裝一體，原是不以武力為競爭，而以警士武裝公勻，一體平等之實力，防制少數或有叛變之謀亂者，并有國際參議院，國際統領府監察院，時時集思妥善，防微杜漸，實收成效，百無一弊，即使國際警士團萬一有苟引他團謀叛者，統領府有立即防制之力，或竟弭患於先，少數安能敵大眾，一處安能敵各方，不待付伐而早已消聲滅跡，且國際警士成立後，各鄉太平，天下太平，斷無此狂瀾之輩，不享太平而欲叛亂，生遭共難者哉，因停戰議和國際警士成立之後，各國地方警士，始行安居樂業，秩序一新，一切人類生活上軌道上，兵災亂離之苦，所有以前戰爭，廢時耗財，極盡心力，種種力量，反用之於增加生產，全世界人類可以足食豐衣，衣食皆足，何來戰爭。今以不戰爭而得到衣須豐足，再得到全球人類加倍的生存也。因戰爭是毀滅及減少人類生存物力的，不戰爭既不減少，既不毀滅，以戰爭之力去獲得加倍物力也，即得全球人類加倍之生存也。其原則在於物力人力有無相通，非但得到自給自

給，并可共存共榮，全球人類生存衣食俱足，而後求發揚公共衛生，免除疾病，精究醫藥，殺滅一切細菌傳染，及有害人類之微生物，享受長壽，享受天帝賦與人生一切幸福，以殺害人類之互相殘殺之戰爭，今一變為撲滅殺滅害人之細菌，此善於彼之化進步也。所有航空飛機，除用於國際地方兩種警士之外，其剩餘用於航空輸送，水上艦艇除兩種警士需要之外，悉數用於乘人交通運輸，則全世界運輸交通便利，早發夕至，比現在交通運輸倍加便利，人物殷富，人類生活生計，更其充足，將來天下太平，地方安靜，國際及地方兩種警士，日漸減少，向來軍警公務之外，不事生產警士，裁改為民，多變為墾荒生產之農工，全球生產力更多，將來可以做到人人可以工作，殘廢聾啞，科學昌明，可以使其一部份能力幫助工作，國富民強，各國公益費自多，殘廢聾啞亦可享受人民平等一樣之待遇，老幼更得家庭國家公益享受，苟能如此，盜賊世界，早已絕跡，乞丐貧民，自然不生，居世亦有高尚之娛樂，并無極端之嗜好，娼嫖賭，太平文明世界早已淘汰，有益身心，強健體魄之高尚娛樂，隨處

有之，斯疾不生，人類體魄強健活潑之至，較之自來戰爭世界，崇尚尚武精神，軍國武士之風，此種強壯精神又過之無不及也。此之謂不戰爭之武上道也。且公益事業，普及全球，人類倘有疾病，隨處有設備完全之醫院治療，沒有診療金之顧慮，藏書標為室，藝術技術研究院，亦可隨處研求實習，向來因此戰爭之故，而發明各種航空海艦及食用科學代用品，現在研究科學容易普通，自然較戰爭時代發明較多食用住行，一切有益於人類發達必也。此之謂真大同。到此地步，誰人再思戰爭，必定從此不戰之永久和平大道上邁步，雖三尺之童不論男女老幼，多贊成此議，故敢說

純正疏份亞密劑

特靈伯爾

上海塘沽路四二一號



日本影片評

血染長空

金長風

「血染長空」(即「雷擊隊出動」)爲東寶出品，敘述某日本陸上攻擊隊和母艦攻擊隊，在空中合作殺敵的故事。一望而知是戰爭的影片；戰爭片最易把握而且

我們現在姑且拋開其宣傳的動機不論，而論其宣傳的效果，那麼，日本人的宣傳是並不失敗的。就在這裏，我們是應當效法的。

是必須要把握的，就是以粗壯的線條，寫出昂奮的士氣，竭力描繪犧牲精神，能夠完全做到，便可以說是成功的作品，「血染長空」如果就此點而言，那是並沒有失敗的。雖然全劇枝節減離，無一順到底之感，然而悲壯的氣氛，却尚不失去，和母艦攻擊隊指揮官村上少佐，在出發擊敵的時候，把他自己最後的煙盒，也坦然的丟下給地上的戰士們，以示訣別之意，這種視死如歸的精神，是多麼慷慨！又如村上，三上，各以飛機自炸，直衝敵艦司令塔，與敵同歸於盡等節，也都足以表現；這些，就是「血染長空」渲染「犧牲精神」的地方。

返觀我國國產的電影，始終雜亂無章，標榜着「藝術」的旗幟，却實在是糟場藝術，亂七八糟的東西拿出來，藝術的成分是愈來愈少了。前途日益黯淡，所以然者，一方面電影從業員固不能辭其咎，另一方面，政府當局對之漠不關心，沒有什麼企劃與援助，縱讓電影事業孤獨地發展，縱讓「電影」被商人權爲買利的商品，這也是不能沒有責任的。

「血染長空」，可以當作現在戰事中的一個斷面看，倒是並不失真的，尤其以黑夜空戰的幾個場面，火彈亂飛，如流星般劃破天空，情形至爲壯觀。

我認爲「電影」不應僅僅是一種商品，它應該還有另外一種意義，雖然不一定完全服於國策的宣傳，但多少應該銳利的刺激民衆們的感官，使民衆們對於國家在動蕩中的每個斷面印象，漸漸深刻起來，這是應該做到的。

我對於「血染長空」的觀後感是這樣：由於「血染長空」及其他的日本影片，我覺得日本的多數電影製作者，始終環繞着一個中心目標而努力，而且政府當局又與之密切合作。這個目標就是發揚武士道精神，提倡軍國主義。使電影成爲鼓勵民衆的工具，服役於國策的宣傳。

時值非常，加強民衆們的意識與努力，有着迫切的需要，「電影」將不應該再是商人王國裏的東西！政府當局和電影從業員及其他文化部門的工作人員，極應協力同心，使「電影」走向一個總的方向。那麼，就要不客氣的暴露社會的弱點，揭發社會的瘡疤，使民衆們知所警惕，好究們知所戒心；不可一誤再誤，各據各的地盤，各營各的私利；方今國產電影，正應希望遠大，而「牛步化」的步伐，怎麼能走上艱難然而光明的大道呢？配嗎？

此篇文章，風行各國，何論軍民人等，必定採取試驗，妥謀停戰議和，弭兵廢械，足成永久和平之基礎，此世界人類脫離戰爭苦境，永享和平之樂，享受天賦人類一切應得之幸福。

即使此篇未出之前，當然也有意向和平，贊成議和的交戰國，此篇出後，更多贊成和平議和交戰國，不過心有餘而力不足，資望能力不夠，促成斯議，好在現今世界大戰，不過兩個對力集團，一個軸心國，一個反軸心國，二者只好預先意志，會全代表二人，出而談判即可解決停戰議和，進而弭兵易警等，具體條件，討論後而認爲可以實行者，此次議和，原則上本無領土賠款等陳腐勝敗之條件，不過現在軸心及反軸心尚無勝敗可言，不過可以表出此次戰爭勇武道義之精神，刊碑勒石，記載此次戰績於國際警士統領府地，爲後世戰爭史上之事實紀念，遠勝於向元戰勝國之割地賠款多多，此次何論非交戰國，總之皆勞民傷財，不能賠款，不過最善辦法，盡各交戰國之戰後餘力，捐助若干於國際警士統領府，作爲基金，一得兩便。

五教教庭，廟宇觀模雖宏大，在內信女宣道師父，實繁有徒，聖經教典，早夕捧誦，而不免世界治亂無常，人民遭殃，非爲教者之不力，實因實力不充，不能行使遠行目的，至于至善，因尚無國際力量，此次世界軍政改善而達到世界仁義、道德、博愛、兼善、救苦、救世之大同樂境，現在停戰議和後，國際辦法妥善，隨時實行，五教教旨精華，完全天下永久和平，當世各教教友，當趨時盡宣勸，促成議和停戰，以盡天職，使全世界永久和平，享受天賦一切幸福，照道德軌道上進行，此事不難實現也。所以日築全世界人類上軌道的基礎，循序前進不難伊底於成。

(完)

歡 迎 批 評

歡 迎 投 稿

美國人的殘忍

—— 談私刑 ——

在野蠻方面，試就美國人的殘忍性，談一談。美國人很盛行林赤(Lynch 私刑)。私刑就原是人姓，名字叫做查理(Charles)，係一八九二年生於弗基尼阿的男子。這個查理，林赤為私刑的元祖，其姓成了私刑的名詞。私刑自然不實行正式的審裁，民衆擅自實行的刑罰。法律固然加以禁止，但今日仍很為盛行。刑罰極殘酷，把犯人縛在貨馬車，遊街示衆後，再處以火刑。或將犯人吊在樹上，從下邊用手鎗痛打，在未絕命之間，再投於火中。其他還有許多方法，但都是極為殘忍。大體上美國人的羣衆心理，據說實在很麻煩，美國人個人是好人，但善良的人如二人以上集合，便變成壞人或殘虐的人。這就是美國人的羣衆心理的特徵。私刑就是迎合這羣衆心理的東西。

這私刑主要是對黑奴施行的，所以「美國的轎子」黑奴的悲劇，也在這裏，私刑決不僅對黑奴施行，即在白種人之間，也實行私刑。距舊金山三十英里之桑霍塞街，有三家富戶，感情很壞，其中一家富戶的兒子被另一家富戶的一人殺死。其犯人被街中的人被處私刑，運載於貨車遊街示衆，然後處以火刑。這是在白人種同志間施行的私刑的實例。「美國人的羣衆心理的實例，有下列的話：美國有所謂「夜之騎士」(Night Rider)這既沒有固定的組織，又沒有固定的團體，在鄉村羣衆激昂時，大家除眼睜外，都把全部面子蒙着，騎着馬擁到，做出極強橫的行爲。這也是在桑霍塞發生的事件。在桑霍塞有德國系市民的街市，那裏的住民具有對祖國德國的愛國心，所以第一次歐洲大戰的時候，曾在獨立紀念日拒絕揭起美國國旗。激昂的羣衆對此，立即成了一夜之騎士」襲擊其街市，燒燬全街，殺戮了多數街市人民。這是講人道的國家美國的真面目，殘忍的基督教的神聖亂舞。

因爲殘忍的基督教出現了，所以試談一下淫猥的馬利亞的話於下：這也許可說是美國的機械文明的精粹。美國的大學村，無論華盛頓大學，弗拉利弗亞大學，波士頓大學的第一流大學，或第二流大學，都形成大學的學生村。在這些大學村必設立俱樂部，在這裏有巡迴往來的特殊賣淫婦，這些賣淫婦乘自己用汽車巡迴各村。一抵達大學村，遂住在這裏的學生俱樂部，表面上做女僕。暫時做工後，又駕駛汽車轉移到別的大學村去。這豈不是美國式的風景嗎？還有一種話：美國是汽車的國家，到處有汽車道路，(High-way)四通八達。在這汽車道路有專門的賣淫婦。關於汽車道路，非再加一個說明不可。沿長途的道路，有所謂摩泰爾(Motel)這是簡易旅社 (Motel Hotel) 的簡略俗語。在途傍有二三家小屋並立。其一家是汽車車庫，另一家是設備爲人住的宿舍。賣淫婦穿着漂亮的服裝，手提着皮包，在汽車道路的適當地方等待着。如對象來時，便揮着皮包，叫汽車停止。她們裝着天走黑了的旅人，請求其一同坐汽車。於是她們便使用種種誘惑手段，結束談判。交易便在上述簡易旅社完竣。關於美國的淫猥的話，說不盡，這裏只稍爲談談美國式的珍奇地方而已。

最後試談談一下現戰時下的美國實情，這也是美國奇異的姿態。據說美國是物量的國家，因爲美國是世界第一的農業國，世界第一的資源國，世界第一的工業國，並且是世界第一的富國，任何人都以爲美國的物資很豐富，在物資上決不發生困難。可是「物量」的國家，今日也感受物資的不足，又感受價昂貴的痛苦，這不是不可解的現象嗎？這也可說是美國的奇怪現象。

美國是汽車的國家，並且是石油的大產地。可是現在美國都限制對汽車配給汽油，強化限制速度，所以汽車的運行極爲不便。在美國汽車的運行遲滯，正是與人身血行遲鈍一樣，實在是致命的重大事。爲什麼限制汽油配給呢？因爲要籌辦這次戰爭消費的大量汽油，所以即使使美國是石油的大產地，也要感受汽油的不足。美國不僅要自己使用汽油，並且也要供給英國和蘇聯。所以其消費量是很爲浩大的。因此國內民間的使用量，便非加以限制不可。最近無論紐約和芝加哥，街頭的汽油壘也閉鎖，汽油的黑市賣實很盛行，其情形幾乎和今日的上海一樣。汽車形成不自由的另一個原因——這是最大原因——就是橡皮的不足。美國在大東亞戰爭以前，其橡皮的百分之八十九，都從馬來半島等輸入的。這些橡皮出產地全部爲

小兒良藥



教育 強化

能治小兒百病

四季平安

中國發行處

上海南京路三五〇號

小兒良藥

各藥房均有出售

日本佔領，所以南洋的橡皮全部都不能運入美國。於是現在美國便依賴人造橡皮和再製橡皮。再製橡皮的質很惡劣，人造橡皮的製造，因主要原料的酒精和石油的不足及電力不足——美國雖也是電力的國家，但也不足——所以不能充份製造。又汽車的車輛，也極爲缺乏。這是因爲福特公司以及巨大汽車工場改變爲飛機和戰車等軍需工場，軍隊用汽車激增的緣故。

文

友

(11)

在美國汽車之運行不自由，便使美國國內運輸的主要部份停滯，所以是一個嚴重的事情。如我們所知道，美國的鐵路縱橫東西，只有數條的主要路線，幾乎沒有支線。美國自三十年前已全部停止建設鐵路，而建設許多汽車道路。所以大部份的交通運輸，都依賴汽車。其主要交通運輸機關發生障礙，所以這是一件嚴重的事，所以說這對於美國各方面的影響極爲重大。如果診斷美國運輸交通的病狀，言及其影響所波及的地方，則事情將愈益麻煩，所以就以此擱筆，只將表現的現象輕談描寫地加以敘述。

美國是一大農業國，並且也是供給小麥於世界的大產地。可是現在美國主要食物的小麥粉，却實施限制配給。並且配給量每年減少下去，一九四四年比一九三四年，已減少二成餘，至一九四五年預定更加減少。其原因第一由於農村人口的減少，故產出額的絕對是減少，第二產出額雖減少，但對英蘇的輸出量反而增加，並且軍隊的消費又增加，由於這些原因，所以小麥之大產地美國也出現了小麥不足的珍奇現象。美國不僅

小麥粉實施配給制度，即主要的副食物也實施配給制度。肉、黃油、奶油、豚脂、砂糖、咖啡、雞蛋、魚類、罐頭類等都全部實行限制配給。配給量也是每年減少下去。這些副食物的配給量，一九四四年上半期較一九四三年，已減少二成九分一厘，其配給量的減少程度，比小麥粉更甚。在紐約，肉一星期不

論解決物價之途徑

功隆

在事變後的數年中，物價的上漲，尤以本年爲甚，如若長此以往，沒有合理的對策，加以戢止，則其前途，將不堪設想。

物價的上漲，固爲物資缺少，供需失衡，以及囤積居奇等，但在最近的物價趨勢中，尚有交通運輸的不便，沿途榨索的衆多，以及市場心理的不安等，更加甚物價上漲之勢。近來物價上漲的結果，尚引起下列兩端的不良現象：

(一)物價激劇上漲，更引起人民的輕幣重貨的觀念，而加重市場心理的不安。

(二)物價的暴騰，反加甚生產的萎縮，來源的減少。這似乎有反經濟原則，此實爲一戰時狀況下的特殊現象。

爲防止物價問題的惡化，物價對策的

過配給一次。冰淇淋等在全國都限制生產。在關底特律市，一百家食品店已經關門大吉。芝加哥市，全然沒有奶油和麵條。黃油和內的配給，平均平時有二成。可是在地方的雞蛋產地，雞蛋却有富餘而腐爛。這是因爲汽車缺少，運輸阻滯的影響所致。美國人在現在也過着不得食的生活，這是不能想像的。香

煙等，近來因爲沒有錫的包裝，所以貨物也很少。尤其香煙的減少生產，所以美國人極感痛苦。這事甚至成了議會的問題。棉也是美國的一大產物，然而美國因爲紡績工場的減少，所以今日純綿製品的都有一定的規格。毛織物也感不足，男服的上衣都禁止雙層領子，以節省布帛

改進和強化，已成當務之急，不容刻緩，爲期標本兼治，提出七項改進之點建議於中央。茲錄之如下：其一，保障生產者將原料供給；其二，保障生產者電力供給；其三，改進交通，便利貨物流通；其四，改善配給制度，務期種類增加，數量適足；其五，經濟統制機關應防止其商業化；其六，公用事業之售價及規費，政府應請設法補助，不得一再加價，以免刺激一般物價；其七，迅即組設全國物價統制的中央機構。而此七點，都是國人所熱切期待的，如能切實做到，當與物價問題，不無小補。然此七端，尙未能謂爲澈底。物價問題業已至此嚴重階段，當非澈底辦法不爲功，不澈底，其效仍難持久。

。婦女的襪子，絲製品幾乎絕跡，線製品也很少，大部份都人造絲，並且一年只有九雙的配給。上等品的絲襪子，三十五人配給三雙。所以摩登少女，都大感恐慌。其他如火柴，肥皂，酒，青菜，水菓，乃至無線電、真空管、電氣冷藏庫，一切廚房器具、靴、皮靴，都極爲缺乏。美國每日的無線電國內廣播，不過

報告不足的配給，宣傳物資節約以及工場罷工的消息而已。火車的擁擠混亂，也和中國一樣。

物價的狂漲，極爲厲害，有公定價格的商品，立即從市場絕跡，而流爲黑市的交易。物價雖不如上海之高昂，但與上海物價差不了多少。物資的不足，較上海更甚，故羅斯福總統最近發表聲明警告謂：「一九四五年度以後，美國國民必須備嘗過去未曾經驗過的生活困難。這是戰事下美國現在的實情。美國國民全都痛感：『有的國家』，『物量的國家』美國，現在決不是天國。的確這也是美國的奇怪現象，尤其美國人，是想像不到的一個極奇怪的現象。美國民彌漫不平的情緒，如今將爆發不平的事件。美國的奇怪談至此暫且告畢。(完)」

愛齒齒科醫院

總院

成都路威海衛路口
電話：三二一九一六

第一醫院

九江路帝國銀行大樓
電話：一四二七三

第二醫院

黃浦路禮查飯店內
電話：四六一一三

年

文

廢曆丙寅年十二月廿三日。送灶日。在這當兒天氣是過於冷峭，遂使滿街風塵僕僕的遊子，都懷着歸宿的心緒。雖然是在故鄉，他的老家在文瑞街七號，可是一樣，總是頻頻的想：回去回去。他所謂回去是要到姆媽身邊去喝一口熱茶。

在街頭獨自躑躅，遊賞那些年畫攤，玩具舖子，想下次來買，買一個老大不倒翁，還有小喇叭，還有小槍。

十二月廿四日。昨天其實不是送灶日，今天真的是。他在昨天日記上忘了寫：昨天已有一頂紙紮的花轎子上了市，都是小店裏紮了在賣，這叫做「尋外快」。一眼望去很覺得有趣，要用他的教科書上所沒有的字眼來形容這些轎子，這竟有點紙醉金迷的調子了。到晚上看灶家菩薩上天，一把亮晃晃的火把轎子化了，叫做上天。吃赤豆糯米飯，又把一個糖粿餅往嘴裏一送。

廿五日。冷靜。如其要按照他日記的習慣，今天應當寫：「無可記之事」。可是事實實在有，有的是買了兩個洋卵泡吹，一個黃的吹破了，因為饑睡灌得太多，把破了的皮向亮光望望，有一圈圈小小的水泡濺在上面。頂好把旋

糖擔叫到家裏，把木人頭戲叫在天井裏做，他想。

廿六日。過年，有趣有趣。家裏不說是過年，娘舅家裏也過，哥哥家裏也過。——做生意的人家過年，照例門前必定掛一對小燈籠，「那十分可愛的小紅火，在着朦朧的夜裏窺窺呀」。他又看見過年的新鮮別致方面，是要推哥哥家裏的。頭頂點着汽油燈，亮得來混淘淘。七八隻方桌子一疊，每年都是如此。他記得在五歲的時候說道：土地菩薩的筷子要有竹竿長，大家稱讚。

姊姊是個好人，姆媽也好。可是姊姊同他玩的時候纔是好人，有時候同幾個大的朋友玩，那就不是。——假使要用字眼用得當，玩字應當改做「說空話」。才對，那時他也這樣想，在他日記的當兒。——頂討厭的是學嘉，「他」是他的前輩之流，雖然年紀着實大了。這傢伙好像都讀的外國書，「他」就愛說人家不懂的話，「不懂呢就不懂，你們是大人，知道事的大人，我還是孩子」，他是個九歲的孩子，過幾天十歲。

而且他說的是土話，偏偏學嘉說的是在土話上加「我們」，「的」，「你」，「嗎」，「不錯」，「差方不多」。這便是醜，誰希罕，肉麻不怕的！

夜裏蠻好他同姊姊到大哥家裏，不巧又碰到學嘉。另外還有兩個姊姊的女友也來了。幾句聽不懂鬼話一說，（看樣子是像在爭辯一樁事，兩個女友中，一個溫柔一點，一個剛強，她臉上確有兩個「酒渦兒」）。學嘉就說：那末我們

來開談判會吧。姊姊她們說對，態度很神氣活現，以為「我們要開為小孩所不懂的談判會呢」。一串人坐在「坐落室」裏的大菜桌旁邊，學嘉居中，說「那末請你們發表意見吧，怎麼樣」？抿着嘴花花的忍住笑，裝出主席的神祕意味向大家看了一圈。說的仍舊是大腔官話，猶之我們用土話讀教科書的樣子，還加上些「牽絲扳籐」，沙着那嗓子。

假使要在他們高妙的言詞外瞎猜，在他小眼兒裏只有一樁事，似乎那女同學中的一位，即態度頗剛強的那位「她」，是學嘉的要好朋友，後來不知是不是有些疎闊，那天學嘉說去玩兒吧，她說謝謝。其實是真的謝謝，那小子當做是謝絕的意思，動了真氣。這真有點扭扭捏捏，大不爽快。

他們一夥裏談的話似乎還有專門的術語，什麼「三禮拜六點鐘」哪，「謝謝禮拜九」哪，「不約而同哪」，（這句其實是普通用語，是他纏夾二也。不過土話中用這，原也不大自然些，對嗎）：在一旁聽他們螺絲殼裏做道場，一個人感到不耐，遂獨自蹣跚涼涼的走了。

廿七日。一早起身，身體出奇的爽，姊姊她們還在牀上做夢呢。上午一到街上便碰到戚亮中，梅大成，兩位同班生，一見哈哈大笑。一淘上西山溜搭。談的是那個狠，那個沒用。或者講些從前新年的熱鬧故事。把昨天的悶事都給忘了。回來在橋頭旋泥菩薩，沒有旋着，在攤上買了甜酒釀吃。

廿八日。太玩得高興，在拉皮老虎的時候，給窗角撞了一個頭，心下不快。吃年夜飯，吃得混淘淘，把頭靠在椅背上唱點三腳貓的西皮，倒清爽了許多。清爽後便到街上，買了四枝紅洋火子來放，紅得亮，亮得紅，飛上半天一團豔豔的玫瑰紅。

廿九日。到娘舅家裏玩，見廂房裏紅紅綠綠的紙頭，表哥在糊旗傘硬牌給財神菩薩張威風呢。論美術眼光是他好，可是表哥有耐心，所以他不及表哥。表哥說，這財神菩薩是前天特地叫江北人拿來的，攤上沒有，假使他連家裏也沒有，我預備叫他定做。

假使把財神送給學嘉，說用這個換你女朋友的信，他不會肯吧，不消說，學嘉看見泥菩薩是連正眼也不瞧的，那有心思叫江北人定做。可是他的家裏，在長檯上明明供着一個精緻的財神，金采采的，端的好物事！兩旁威威武武的列着鸞駕，硬牌，旗傘數事；那種精緻究竟出於工匠，與表兄自己使紅綠花箋糊的總歸不同，由此可見學嘉的爺大概是個好人。

卅日，大元夜。同表哥買了一對小燈籠，點着火同到街上溜搭。一夜的市面：燈火要亮到一夜而不闌珊。大街雖然花燦燦亮晃晃，他覺得小街上的「朦朧黃」尤來得開心。小燈籠也是小街上買，上次拿鉛絲自己做過，做不來。討債的人也張着燈籠，除了燈籠，他們似乎一身都是方板的，乾燥得很。他想他大起來一定不要學生意。張了燈籠走到學嘉的爺開的店裏，是

紙烟店，所以有香烟畫片可討。在年夜裏店夥忙著應酬生意，然而一個頑皮的，小夥計偷空給他們兩張：一張是九靈聖母，一張是黃袍怪。「要是我做學嘉，叫他們每天送上幾匣畫片來嘗新」，他們都這樣想。

到哥哥家，學嘉又在高談，嘻嘻哈哈的真討厭。頂稀奇的是蠻好的姑娘爲啥要和他同淘。這叫做「豈有此外」。

因爲聽到了討厭的聲音，又不能一夜不睡覺了，在一點鐘悶悶地上了牀。

在牀上想想，做了一首詩，是！你們來看呀，紅豔豔，綠丈丈。紅臘燭，綠的螢火虫，……地藏王香。……

不成。不成爲一首詩就漸漸的睡去，其實這是沒有夢的冬天，這裏他又「纏夾二」了。

戊辰年正月初一日。！！。元日日也。不用說這是年且日，他有得大一歲。

眼睛惕賦的時候着新衣裳。年頭上沒有粥吃，吃湯團，年糕，有趣。跑到街上風兒冷峭得很，各式的店舖都上了店板。街道於是成爲理想中的好好世界，大可以搬幾隻小凳小椅擺一下人家。把屋子空出不要，街上當人家，妙。賭攤兒一堆堆，呼么喊六的夠多討厭，這有什麼好玩的。

大人們的賭錢和學嘉之愛說空話同樣是一樁「不亦怪哉」的事。

賣小玩具的婦人忙不開，她的兒子，她的夥計都在幫忙。在她的小攤上賣了小槍，另外的攤兒當然還有，豈但還有，大街上您要多少？花紙攤兒，荷小臉攤兒，洋玩具攤兒，還有剃刀，長槍，

單刀鋼鏈，夠嚇人的，眼睛都看的花了。在大街上買上關刀，一張紅的荷小臉。拿了大刀向爸爸拜年，大家笑了。

「啊啊啊」，又是三腳貓的戲腔，拿大刀使到要在地上擺步子的時候，姆媽來看見了，說當心弄髒了衣服，他以為新衣裳就是這個不好。

假使好的新衣裳有不好的地方，那末便是這個的不好。

初二日。拜年。在娘舅家的桌上受了小茶盒的招待。有寸金糖，橘紅糕，小桃片。又另外加上兩個橘子，一堆荸薺，大概是請菩薩的。在廂房裏看舅媽，

表哥在剪紙花，預備接財神用的，過年遺下來的不夠。暖日的光斜斜的射入了廂房，這裏又可記起昨天日記上忘寫了的，蓋昨天是陰。

看見牆角裏安着紙糊的匣子，裏面端然坐着金裝的財神。糊裱的形式與配的色彩是真俗真陋，然而在這些之外，另有可以敬服的地方。這種耐心的工夫是究竟爲商人之子的表哥所獨有的。他沒有。真的，除了輕巧的東西外，吃力的手工他就從來未做過。往往表哥在這些上面還可以對他誇耀一下，在小巧聰明的上面表哥趕不上。

初三日。學嘉的對手，（或曰「對頭」），即在態度上不肯讓人的姑娘，送了個荷笑臉給他玩，是她家店裏順便拿來的。妙，不過他所追求的荷笑臉，倒又不是這種普通貨了。曾經在街上見過一個大孩子戴着一張孫行者的臉孔，眼睛一閃一閃的動，真靈巧，而且臉上還塗了珍貴的泥金，花紋也畫得很美觀

動人的。姊姊同她出去玩。他又到娘舅家，今天表哥總算停止了他的工作，空着。所以便胡亂的擲了陣骰子，打大打小的半晌工夫，天將黑下來。

在娘舅家吃飯，吃了飯回來，在冷清清的地方，當頭碰到學嘉。一個人。看樣子有點孤淒淒的，善哉善哉。走路低着頭，走近了突然一抬頭見了他，便問說喂，你的姊姊同她的同學朋友看見嗎？咄咄，連小叔叔也不叫，又不是尊諱一個「喂」字，沒禮的東西。他只是討厭學嘉，只懶懶的答說沒有看見，「誰來管你」。

可是沒來由，無端有一般同情學嘉的心情發現，「他是「一個人」呢」。「一個人」的况味他在那夜受過，「今天輪到你」了。然而君子不記舊惡，在憎惡與宿怨的外面，人與人之間有一點「馬馬虎虎算了罷」的心情，這時看見學嘉在冷靜的街上踽踽涼涼的行去，他不禁也頻頻的想：回去回去。

爲冷風一吹後，便聯帶的貪戀着枕衾的樂趣，他想在朦朧的帳裏，玩弄他的不倒翁，小槍，一個關邪的古錢，還有圓渾的石子，還有貝壳，還有野栗子，這些一半在他的袋裏，常常在袋裏播弄着的。這時他加緊他的脚步。

回來後聽姊姊說一樁有趣的事，他沒有親赴盛會，自己不由懊悔。事體是在瑞文街和對面的方煥街。兩街爲鷓鴣水所分，然而上風下風，宛然是一對哥兒倆。在今天晚上曾有隔河打仗的一事，兵器都是年頭上玩的火具，花炮乃至火

箭流星之屬什麼都有。這次的戰役自然是「不亦樂乎」，在姊姊口中可以約略的聽出。

而且，明天是初四，鄉方的財神節，夜裏還得有一場戰役，大概還要「花膩」一點。有了重看的希望，背上慄然，什麼都不想的又上了牀。

在迷迷胡胡後，身子又像在燈火闌珊的地方躑躅了，在黯影中時可望見學嘉遠遠的行來，問他××她們看見嗎？心裏又要嘆息又要笑，待理不理的走開。走開了不多時又到燈火闌珊的地方，討厭的學嘉像是出於故意，劈頭的趕過，問：××她們見嗎？咄咄，誰來管你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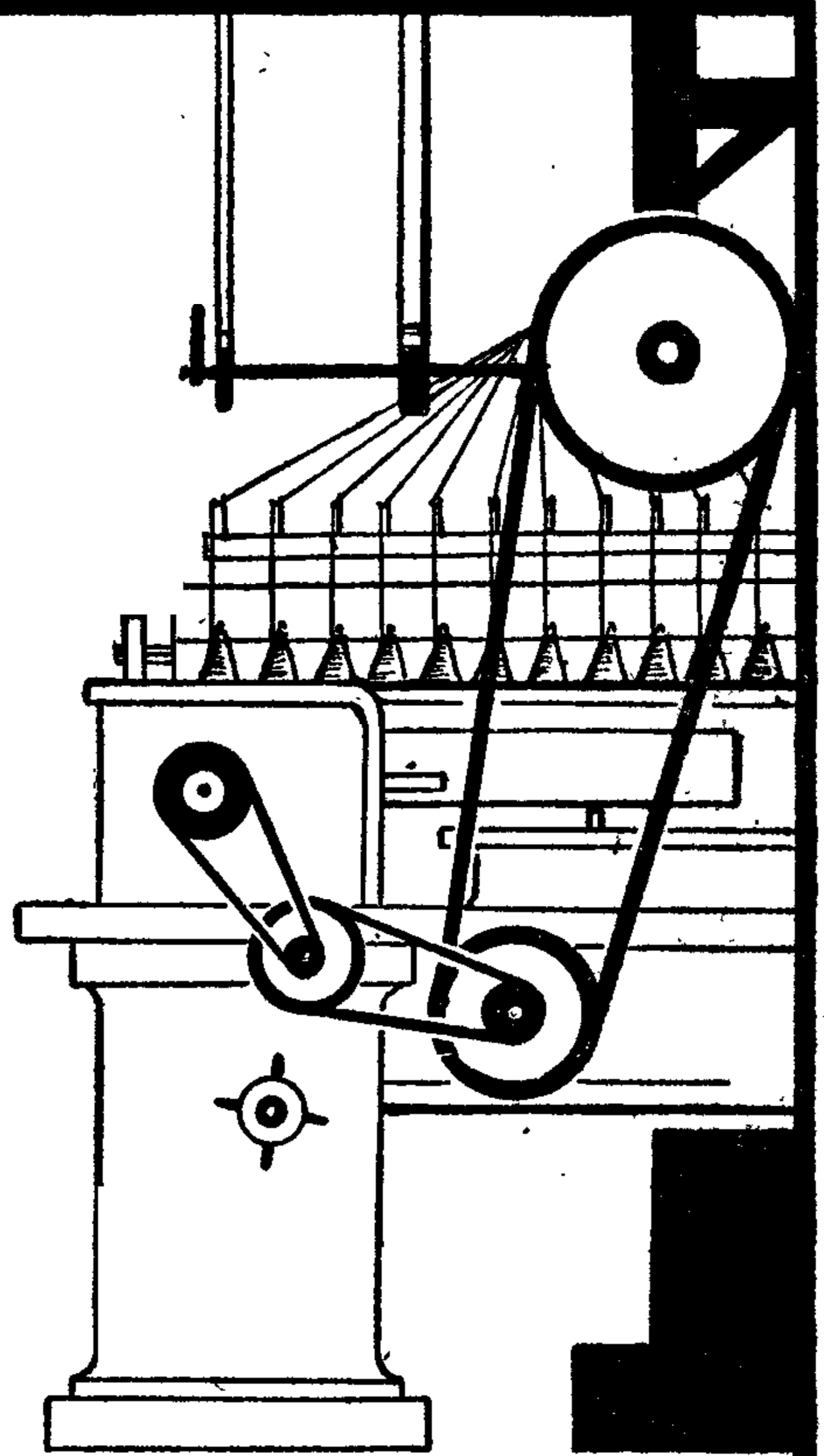
這樣的做夢真討厭，做到三四遍後來發現身子是在寒慄，連忙把絨毯加上，在溫熱裏昏昏的睡去，不做夢。

夢見天上灼耀着星星。地下的燈火一望無窮，在水裏還飄浮着明晃晃的紅燈呢。又像是年夜，可是地上偏插着地藏王香，真說不上那光景！人影在門前憧憧的往返，手裏都放着火箭，流星，小爆竹，說是要開仗了。纔在說說哩，對面方煥街上的爆竹碎碎的飛到屋上了，大家嚷着把火箭一齊向對面放去，嘴裏囁囁的不知哼出什麼腔兒。

又看見階沿上的紅燭掉了個火花，一鼠紅焰在眼前一晃，在火焰裏一條八爪虬首的金龍冉冉地飛上了晴空。問姊姊說是放烟火，煙火裏什麼都放得出。可是他不明白蠟燭裏那個放進龍去，要末是要學嘉的爸爸？



東亞纖維工業株式會社



本社 上海江西路一七〇號漢彌登大廈二二九號二四〇號

電話代表一〇六六〇番

工場 上海平涼路二〇九〇號

電話五一五四九·五一八三九



用筆鋼・筆水來自
高秀大英洋行墨水

各大文房
商店均售

大英洋行墨水製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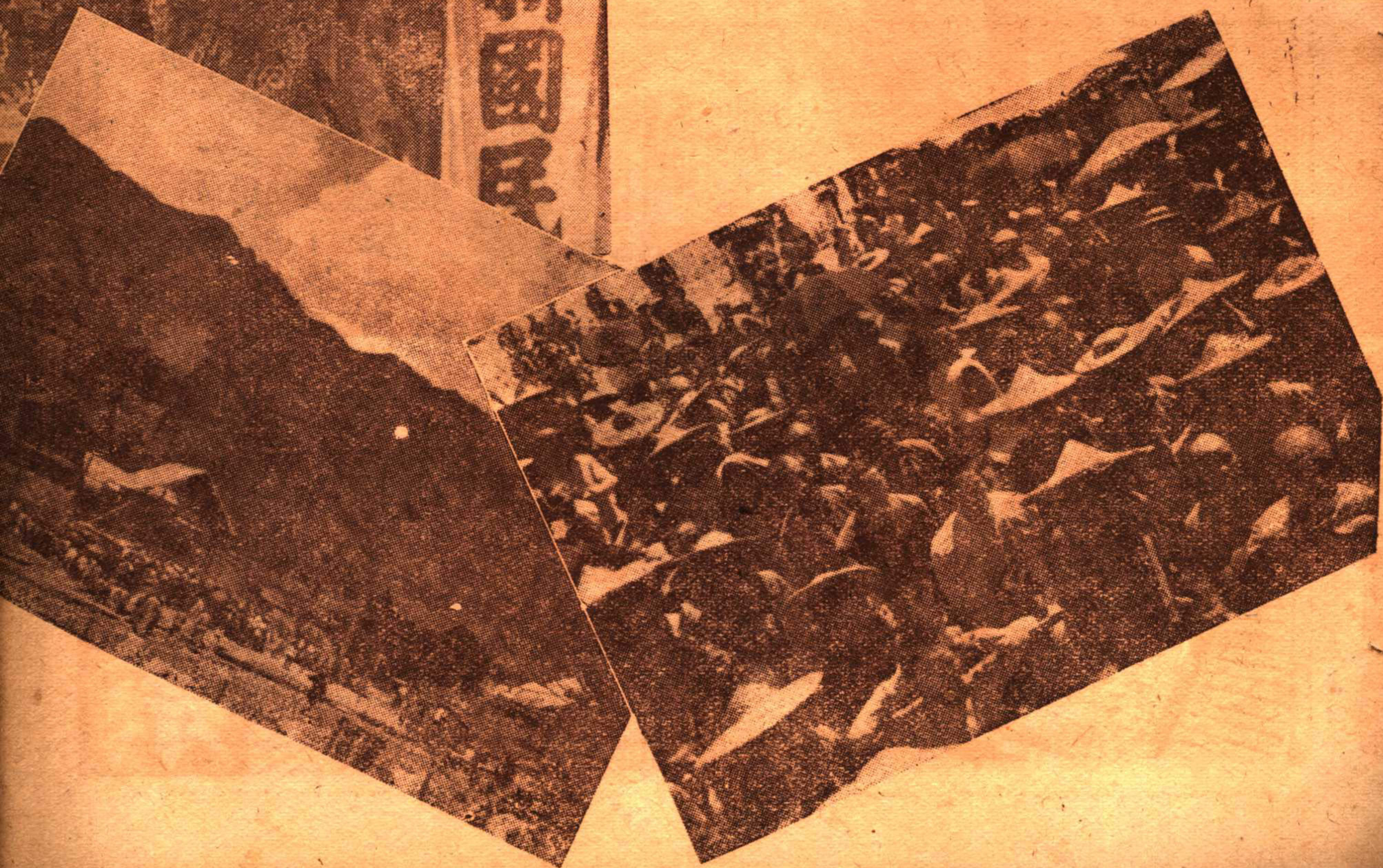
農村慰問劇團

✱
✱
✱

✱
✱
✱

從事於戰時糧食增產的和平地區的農村，因為曾受到不少共產匪徒爲重慶方面之浮浪軍隊的迫害，迄今很少得到一點安慰與復蘇，國府宣傳部見及於農民的茶苦，爲給予農民以安慰，以及宣傳和平建國的意義起見，特組織農村慰問劇團，巡迴上演於各地農村，每到一個村莊，農民們都表示很大的歡迎，且對於和平政府表示十分的感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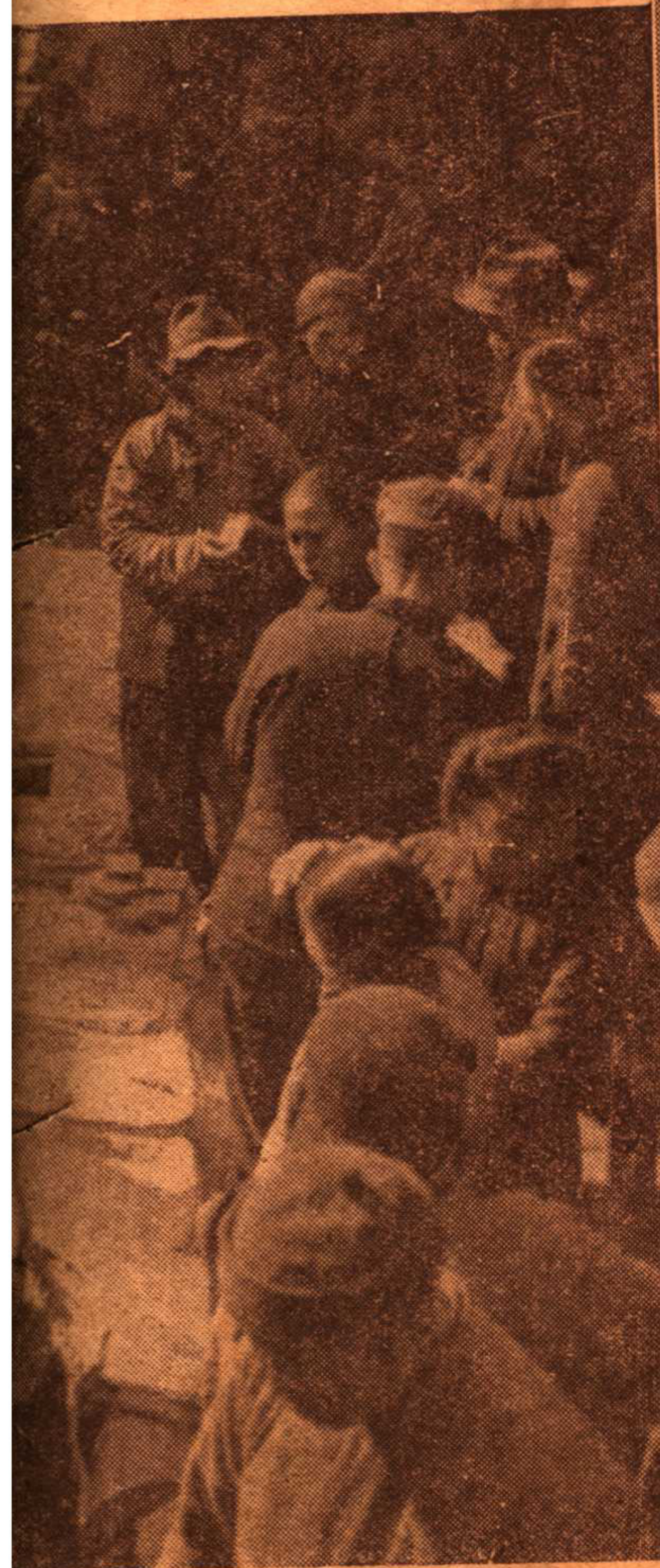
圖示：爲農村的善良男女正集合着觀劇。



街頭什錦

在這嚴冬的西北風的攻擊下，一般有錢階級的老爺太太們，都躲在高樓大廈裏享受着溫暖的清福，雖然今年的煤炭貴得怕人，但他們和她們至少不會受到那巨風的襲擊。

但除掉如上所說的有錢階級的一羣之外，却有着無數爲了生活而在街頭飽受着嚴冬的風



強壯素

品質精愈求精
功效亦自倍增

濕氣·胃腸營
養·衰弱·補
血·有絕大之
效力。

二百片裝二百元

(南京路四川
路口「苦素」
零售部發售)

新出品



領袖

今日之事，以「決戰勝
利」爲唯一目的，精誠

霜侵擊的同胞，他們無論那嚴冬的寒風如何厲害，如何兇狠，仍舊是絲毫不怕的在生活的陣線上決鬥着，您瞧這嚴冬街頭的一羣，他們和她們在幹什麼？

右上一、手製香煙的婦女
右下一、出售排骨的攤販
中、買賣麻布袋的一羣
左上一、出售風景人物等畫片
左下一、出售木柴者



腦垂体前葉

片蒙尔贺力補

促進青春發育！
男女適用

總發售處
廠藥大義野監



袖遺訓

利「為唯一目的，精誠團結為第一要義，忘了公，便是忘了國家，忘了國家，國家必亡。」



廠藥田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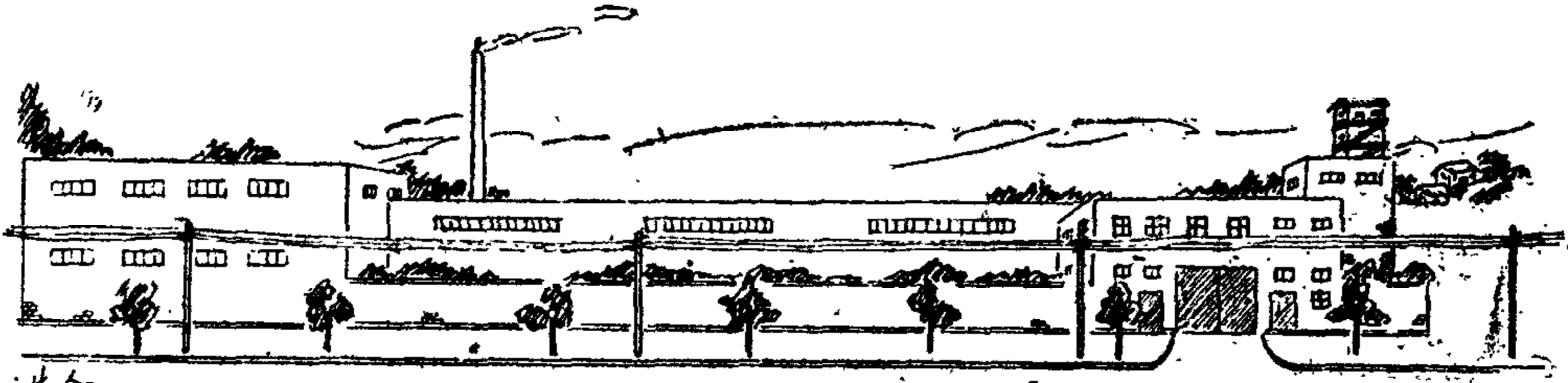
細菌性腸胃疾患特效治療劑

列來安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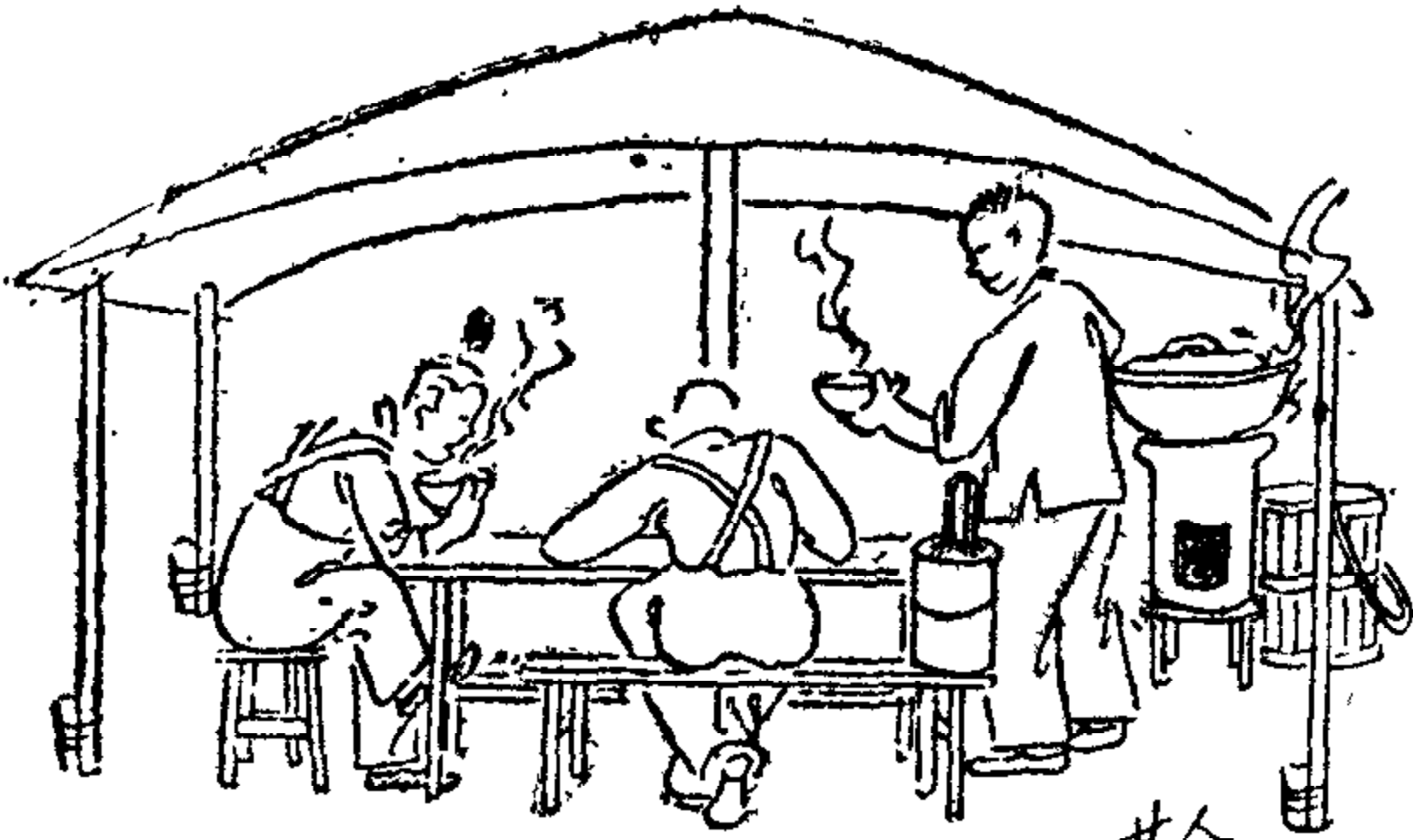
健胃	整腸	室扶
防痢	止痢	助消
排除積食	於小兒	最宜

勞工們的世界

甘人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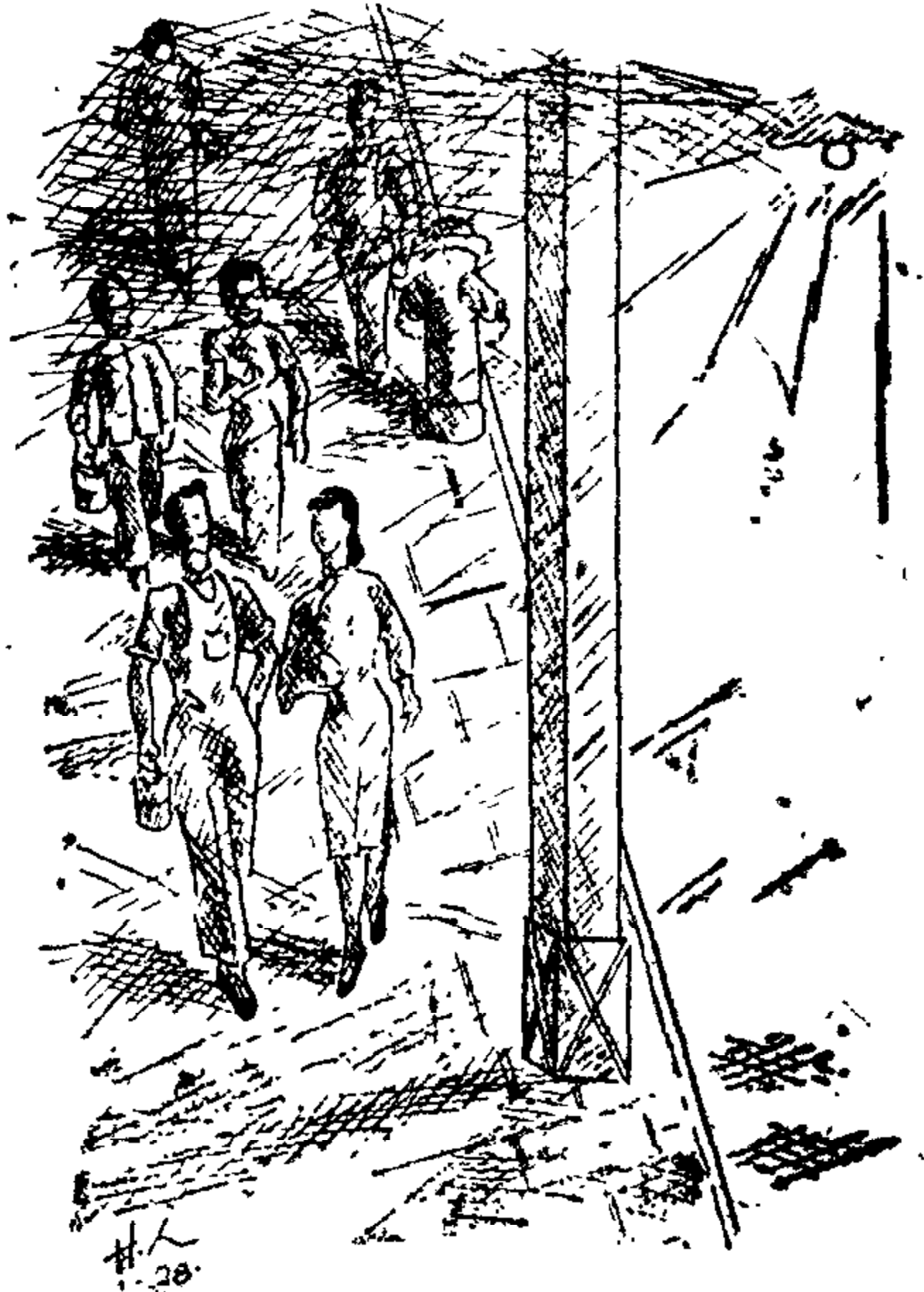


一、沿馬路全是長長的圍牆，牆裏全是高而大的建築，但是這些房子不是給人們住宿的，是給勞工們出賣勞力的所在。他們或她們在高大的房子裏工作，而在那旁邊低小的房子裏居住。



三、清早，他們從家裏懷着飽滿的精神出來，時候還早，於是在路旁豆漿攤上喝一大碗熱熱的豆腐漿，在他們嘴裏，這滋味正不亞於牛乳咖啡。

二、傍晚，工廠裏吐出了大批的工人。在這嚴冬的時候，七點鐘已是很遲了，他們和她們拖着疲乏的身軀，在街燈下面蹣跚，微微的北風，顯得很清涼。但是他們和她們都年青，有時候也有二顆溫暖得像暮春一樣的心，在其中流動着。



四、今天是星期日，廠裏停工，是她們休息的日子，而她們還得在家裏工作。在祇知道奢侈享樂的大都市裏，居然還有保持着「勤儉」美德的一角。

五、這樣一個襤褸而穢污的人，如果在南京路上走，大家一定會當他是窮小子。但是楊樹浦是他們構成的，是他們的世界，在這裏，他們決不會讓人瞧不起。

老

婦

吟

黃 軍

冷霧緊鎖着山林，
孤月照一座荒村，
西風里悄悄落葉，
大地上夜闌人靜；
鴉雀無聲，
鷄犬不驚。

每到這個時分，
有老婦的哽咽，
獨向一盞油燈。

那爛漫的青春，
那晶瑩的戀情，
像一滴朝露，
像一顆晨星，
逝落在憂患之中，
在她這整部的回憶裏，
是一幕紫色的歌劇，
但早已失去豔麗。

而往日的音容，
也隨着年華葬送，
陷入衰老的悲境！

每到歷史轉變，
總是兵慌馬亂，
她這一生經過
三番五次的戰禍
她的丈夫，
她的孩子，
她的媳婦，
都落入戰禍的魔手，
塞進歷史的咽喉。

所以她悲痛，
長夜的哽咽，
挑一支燈芯。
但在地僻更深，
早已無人過問，
悽悽的落着遠星。

二

她是生長在田家，
自幼能辨識桑麻，
家園又傍着山林，
點染着一片野花，
攀登房後的巖石，
閉眺海岸的平沙；
她的家鄉如畫，
她又非常美麗，
梳一根豐潤的辮髮，
是一個多情的少女，
她的眼波，
她的笑窩，
是向人閃爍漣漪，
春風從湖面吹起。

把腳兒纏得那麼尖俏，
把手兒練得那麼伶巧；
會偷偷的折一朵花，
向明鏡和自己對照。
她十三歲精通刺繡，
繡一幅鱗魚臥蓮，
繡一幅鳳戲牡丹，
博得全村的稱讚。
她十四歲始出家門，

村人還多不相認；
但拾不到貝殼，
也采不到水藻，
在辮髮上繫着禮教。

於是她感到苦悶，
獨自在月下凝神，
那寂寞的庭院裏，
從牆外揚起歌音；
是幽怨的，
是哀戀的，
挑撥着她的心魂，
旋轉着生命之輪。
但到那歌音散去，
她感到冷落而空虛，
心頭像無底的深獄！

春雨把草原淋青，
棗樹在牆邊綠盛；
那年她已經十五，
生命也漸漸成熟。
牆外又湧起歌音，
把她的心魂激顫，
梗不住情情的呼喚；
從此歌音不發，
隔牆訴着冥戀。

相約去會在海岸，
向她贈一條髮辮，
竟是那麼深紅，
繫着一雙心願；
羞羞的牽起手兒，
流盼來代替無言。
隔年的一個清秋，
後村裏燃起花燭，
從此便成爲夫婦。

三

她在十七歲出嫁，
那年丈夫才十八，

談「擺架子」

馬振東

生存於現在這種虛偽的社會裏，
假面具活動起來真是怕人，「
誠實」二字，根本不能成立。做
人的藝術，真是千變萬化，見風
轉舵，實在不是一件容易事。「
擺架子」也是做人藝術中的一種
，如在必要裝腔做勢的時候，你
就非得來上一付架子，否則你就
會被人家輕視不值了！

如果你要到某某機關裏去訪問
朋友，預先你就得檢視一下你的
服飾，是否能在那些茶房衛役的
眼珠內掛號？如果你身上仍是那
件灰布長衫的話，那你還是等改
日換了裝時再去爲妙。否則，你
一定會嚐到數不盡的白果，裝飽了
一肚子烏氣回來。記得在前年的
春天，筆者在南京某報社服務之
時，曾經嚐到過這種滋味：有一
天下午，爲了一點公事，要去會
晤X部的次長，但那天我是穿了
一件半舊的棉袍和布棉鞋，且是
步行了去的，當我走到X部門口
，正想邁步進去的時候，即有雷
響似的口令聲送進了我的耳鼓：
「喂！慢點，你找誰？怎麼連招
呼也不打就闖進去了？」接着就
是一位身掛盒子炮的彪形大漢攔
住了去路。這一下可把我唬了一
跳，便急忙的問他：「啊！
我是X報館的，要來會晤你們的
X次長。」掛盒子炮的朋友對我
打量了一眼：「找X次長？好，
你跟我來。」被他帶到傳達處，
交給了一個又矮又瘦的傳達。那
到了第二道關口——傳達處，那

矮小的傳達又把我從頭到腳的細
細的打量了半天，這才有聲無氣
的問道：「你找誰呀？」我道：
「找X次長。」「啊！找X次長
？」又把我看了一眼「等一等，
讓我去看一看在不在。」「當然
在，剛才我還跟他通過電話，是
X次長叫我來的。」我也學着他
那種有聲無氣的樣子回他說。「
那麼你名片有嗎？」「當然有。
」我遞了一張名片給他，在他接
去看了之後，馬上就把死青色的
臉改變成笑臉了，「啊！是X社
的記者先生，請到樓上客廳裏坐
一會兒，我馬上給您通報就是了
。」哈哈！想不到我這張小小的
名片，竟會有這樣大的迫力，再
看看我這身灰布舊棉袍，想也太
不值錢了！本來麼，誰叫你在未
來之前，不將那套新做的呢嘰西
裝，馬褲呢大衣換上了再來的。
對。在停了有半月光景的一天
上午，我又光臨X部了。這次我
可脫去了那件「寶貨」棉袍，而
換上了那套新做的呢嘰西裝，外
加馬褲呢大衣，並且坐了報館裏
公用的自備包車而去的。車子風
馳電掣的在X部的門口停下了，
我跳下了包車，就直向X部的門
內衝了進去，經過那四位如狼似
虎的衛士身邊時，他們不但沒有
如前次那樣來阻止我的去路，並
且還都向我立正致敬。再等我到
了傳達處時，那瘦小的傳達今天
也遠遠的站了起來對我點着頭，
且很客氣的向我問道：「先生，

還在村學里讀書，志向裏沒有利祿；只等把父母葬後，陪着她出去遠遊。於是她時常的遙望天邊，生命的喜悅又向她浮現，在山的盡頭，在海的對岸，都多麼的向她引誘。

生命的喜悅是空虛的，這道空虛的却是災禍。在她十八歲的那年夏天，竟有三個月是雷雨連綿，最後那一夜的狂風暴雨，山上的花葉飄滿了庭院；男人抱着一支鋤，女人提着一把刀，在風雨裏戰抖，在水潮裏奔號，恐怕這世界要支撐不牢。

但世界是安然無恙，只是人們受了創傷；那年沒有秋收，沒有生之靈嘍，直到秋風吹起，積水才退出禾場。家家都沒有新穀，她家又沒有陳糧，公婆和餓腹掙扎，丈夫也現出饑黃；她終於賣掉紋環，買來一家的飽暖。

她的希望是在來年，希望來年的大地綠遍；好容易盼到草長鶯飛，無情的蝗蟲又來飛現，嫩綠的禾苗不禁飽蝕，

轉眼大地是一片荒赤。人們和蝗蟲爭食樹葉，蝗蟲不讓餓殍的世界；公婆臨死還攔着禿枝，給她們遺下那場浩劫。

接着大地上一度荒亂，劫後的山村又不得安，有什麼紅槍會，和什麼大刀隊，把人們的心魂攪碎。在一天晴空日落，有一支兵馬衝過，魔手敲破了家門，把丈夫拉入征夥；那時她懷着身孕，歪一月就要臨盆。

四

丈夫十年也不來音信，她還寂寞的住在荒村，夜里有風吹動了門環，掙開睡夢便燃起燈芯；燈光照着十歲的孩子，向蒼涼的心境映出一條溫影。那孩子從小就像父親，無論是相貌，無論是聲音，是那麽清高，是那麽驕傲，都向她的心境上閃跳。

孩子八歲就進了學校，是她生命的一棵青苗，冬天她怕孩子的衣單，每餐她又怕孩子不飽；孩子是她的一場春風，孩子是她的一盞明燈。

但她的命運也真夠不幸，歷史的火綫又霹靂一聲，招來了外患，驚起了內亂，那孩子才十八歲，孩子的志願她不能挽回；移走她的春風，擲去她的明燈，孩子去參加戰爭！

她從此便長夜不眠，白日她到門前倚盼，到東廟去許願，到西廟去求籤；但她滴了三年眼淚，她的生命已經枯萎。終於盼到母子的擁抱，她的笑窩變成淚窩，孩子少了一隻胳膊。

她的生命失去了閃耀，但不相信生命會枯竭，便把希望又轉到後代，用它彌補未來的歲月。於是她要把孩子抵押，向後代付出一筆代價；孩子負着母愛的重擔，殘廢人娶了一個啞叭，吹滅花燭又逃向天涯。

就在孩子逃出的那年，大地上又是兵荒馬亂，青年被拉去當了壯丁，少女少婦便失去貞操；那是血的賽跑，那是愁的錦標。啞叭媳婦掩不住污痕，婚後一月就跳入村井；殘酷的歲月被她佔領！

「您找那一位？」等我說是找X次長的時候，又很客氣的招呼我說：「先生，請您客廳坐，我這就給您遞報去，請您賜張名片。」我給了他一張名片後，他就輕輕的走出了客廳，又輕輕的將門帶上了。這時，我可笑了，我笑我今天穿了西裝，坐了包車，就有了架子了，就會被這般衙役傳達們尊敬我。這都是我今天來時擺出了架子的緣故吧！

等級之分

等級在我們的眼睛裏看來，似乎是一件頗為重要的東西，無論人論事以及論物，若無等級之分，就覺得毫無秩序，勢必有嫌棄亂，久而久之，排列等級便變成了習慣。並且人性之所好，原在「向上」，所謂「人望高，水望低」者是，既有了等級之分，當然決不希望妄求下等，於是乎對於等級之分也非常的嚴格。從事實上來說，事物分有等級，自然分別出了上，中，下的次序來；從人性上來說，大家全希望上等的，祇少要求個中等，下焉者是不屑為之的，因此這裏就發生了矛盾，而引起了一些不小的「等級的悲劇」。

記得有一個笑話：學校考試完畢，父親問兒子道：「你這回考得第幾名？」兒子答道：「第二名。」父親聽了頗為歡喜，繼而又問道：「你一班裏共有幾個人？」兒子回答：「只有兩個人啊！」這是一個很好的諷刺等級的故事。等級原是為多數事物的比較

從此以後，我知道了這社會的每一角落裏都充滿着虛偽，每一個人的心目中，都存着虛榮。不管你是小偷或是強盜，只要你的穿着是闊綽的，架子是十足的，人家就會來恭維你，敬重你。如果你是一個正仁君子，但穿着是破舊的，架子當然也就擺不出，擺不出架子，那人家就會蔑視你，漫罵你。

勞 非

與選擇而定，若是事物極少，無比較與選擇的必要時，那末等級便要失去效用，大可不必多此一舉，可是人性希望向上，濫分等級，結果是演出了這一類的醜劇。

話雖如此，可是人們還是要拚命地分等級，在不夠比較與選擇的時候，便想盡方法更捧得高些，在上等之上加有特等，特等之上加有超等，至於中等下等，則因為大眾所不欲者，不妨付諸闕如，儘管所謂上等即是原來的下等，特等即是原來的中等，超等祇不過是原來的上等，但祇顧其名，那是堂皇得多了，講求等級者又何樂不為呢？

然而講求等級者却蒙受到欺騙了，不僅騙了人，自己也欺騙在內，考末名的兒子以為自己考到了第二名，下等的貨物硬說是上等的貨物，他們實際上却無論如何好不起來，考第二名結果還要留級，賣上等貨做倒了牌子，在自己的良心上，多少有點不好意思吧！

瞎炸長沙的實況

君實

李兄：

別後遠悉我兄貴體安康，業務日佳，爲祝爲賀。回憶饒別

申江，長亭折柳，不覺又是半年。僕自離上海，回到久別七年，薛岳將軍撤退後的故鄉長沙了。歸途飽餐湖南風景，赤土青松，青山綠樹，三數犬吠，隨風吹送，好一幅可愛的故鄉風景，不覺心曠神怡。可是美中不足者，大好山林竟給炮火焚燬，鱗櫛家屋竟成頹牆斷壁，而村舍鄉民類皆故土重居，捨不了可愛的田園，離不了可愛的故鄉。及後詢諸鄉民，方悉美空軍爲阻礙日本軍進擊，不惜採取焚琴煮鶴手段，漫無目的濫施轟炸，觀此足證明美空軍慘無人道的行爲了。

當我踏進長沙時，滿以爲長沙市街，幾乎完全燒毀得體無完膚，無一片乾淨土。我回到長沙是日日本軍佔領半個月後的七月初。長沙會戰已經是第三次了，第九戰區長官薛岳將軍曾聲明死守長沙，故預想一定有一場惡戰，殊不料守備軍意

外的脆弱，二三日間，不過輕輕一擊，便告陷落。當日本軍在尚沒有開始攻擊之前，所有市民及軍政關係者的家族，全部被強制疏散，市中的大小道路，十字街頭，每隔五十公尺或二十公尺，必建築一座堡壘，民家的牆壁或屋頂上，通鑿有槍孔，設計所謂周到之至。從這兩點看來，薛岳將軍雖決意防衛長沙，但是結果長沙就那樣無疵的讓渡給日本軍了。微略受些砲火洗禮，稍曾演出市街戰的東方，東南方的小吳門，天心角公園附近，殘留有少少彈痕，市中的家屋雖不免燒毀，但總沒有看出兵燹餘殃。信步行出八角亭，轉入南正街，家家閉扉，戶戶關門，街道寂寞無聲，深夜在寂無人聲的街道步行時，時感恐怖的錯覺。

炸以前，我還信重慶政府及美空軍所說的宣傳，美空軍是爲着援助重慶政權抗戰而活躍。我回憶那天的無目的的亂炸，正當是夕陽西墜，約莫五時半的時候，夏天的炎陽漸漸落到岳麓山後，這時候我是照例在庭中洗澡，拭抹裸體的身軀，忽然聽聞發動機馬達音，這也許是美空軍轟炸機，循例的轟炸河岸，所以泰然若無其事，不料平地一聲雷般的爆炸聲，同時爆風把我的身體吹倒了。就是在那瞬間，數發大轟炸聲，震動我的耳膜若破，失了知覺。十數分鐘之後，才由家人扶掖起來，原來離我家不到五十公尺的隣屋給爆風吹毀了，我是裸身的給磚瓦生埋了。幸而只受微傷，尚不關重要。那就是美國B二十四型四引擎飛機二十一架，由二十多架戰鬥機直衝，從南門至北門，作幅廣四百公尺的一直線，大舉漫無目的的轟炸。從南門至北門的一直線，是長沙最繁華的心臟部，綢緞店，報館，書店等，皆匯集其處，敵美機是計劃的將炸彈燃燒彈，每隔五公尺或十公尺投下。只炸彈之數已達數千個，燃燒彈數萬個。因此，燒焚了一千間民屋，倒塌了八百間房屋，市民死傷者已調查得四百餘名，火舌烘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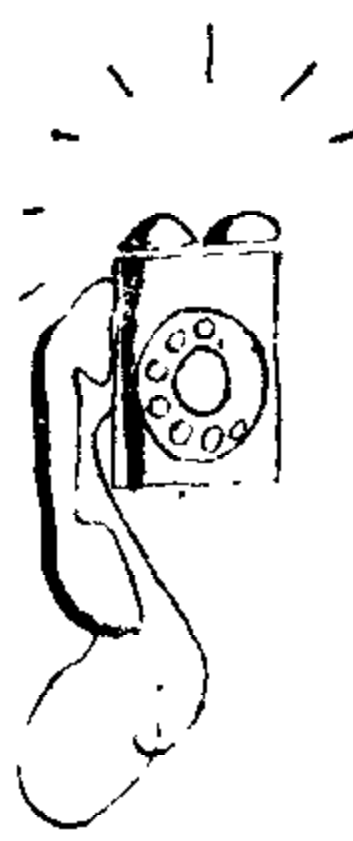
映射夏之澄空，煞是一幅活地獄。聲沙淚枯，懷抱幼兒，彷徨街道的母親。枯瘦如柴，驚破胆肝，發狂病隨街跑的老婆婆。許多好事者流，圍看乳兒臥在年青母屍索乳哭叫，此景此情，見者無不下淚。二十日午後八時四十分，美空軍B二十五型十多架飛機又來轟炸了，這一次只投下燃燒彈，燒毀民房十餘。二十二日夜九時許，十數架轟炸機自南門，掠過江岸，飛至北門，這天又是投下燒燃彈，燒毀民屋一千二百餘間。

八月十一日夜八時美空軍B二十四型，二十四架轟炸機，由二十多架戰鬥機護衛，自北門至南門，幅廣五六百公尺的範圍內，投彈轟炸燃燒市街一帶上，次尚沒有燒盡的民房五百餘。一到九月十七日那一天，B二十四型轟炸機二十多架，戰鬥機八架，相繼侵入，自北至南，作幅廣五百公尺的無目的的轟炸，另一隊則轟炸郊外，這一天，敵機首次使用多數的定時炸彈，被害數達數千戶，正確統計尚沒有明白。大編隊轟炸機前後來了五次的無目的的亂炸，最近則幾乎是連日連夜，最甚者一日有炸五

六次，由戰鬥機投下小型炸彈，或機槍掃射，這種損害雖沒有正確的統計，但在街上信步走來，四十萬人口的大長沙，沒有看到一間較完整的家屋，從這樣可以推想美空軍肆虐的行爲了。一些雖沒有受炸彈直接命中的房屋，也給爆風吹毀得七零八落了。我從沒有看見過一間完整的房屋，致於屋內的商品貨物或家具，多已焚燬或毀壞。美空軍將長沙做成恐怖區，使市民不敢歸來，雖然歸來的數量不錯是比較減少，但也增加了好幾千呢！那麼，徒使歸來的市民，無家可歸，風餐露宿，飽受寒冷於心又何忍呢？美空軍這種沒人道的行爲真不堪髮指，尤有甚者，只要天氣轉好，每天飛來數次，在這廢墟上投落炸彈，或施行機槍掃射。每次受害者總有數十名之多。日本軍還奉最高指揮官聲明，不擅進民家村落，市中是忠實實行最高指揮官聲明，決沒有一個日本軍。美空軍這樣的殘虐無道，挑弄戰爭，長沙的市民是怎樣的痛恨無目的的轟炸。沒有受過非人道的無目的的轟炸，是不會領略到那種恐怖的，所以你們對於那種活地獄是不會想像出來的呢！再會。

君實敬上

不連林的電話鈴聲



「事情是有，雖然不一定可說它是可喜的。就是我想它也就止不住要笑。」

他便笑了一聲。
「是有一個莫名其妙的女子在接連打莫名其妙的電話來，」他接着說。「到今天——前天，昨天，今天，已是第三天了，她每天一清早，七點鐘，總打一個電話來。她打電話來好像沒有什麼別的事，是要我猜，她是什麼人。」

「早晨七點多鐘，你是可以想像得到的，正是我好睡的時候。我給同居的女傭叫醒了，睡眼矇矓的，她又不肯給予稍微的暗示，叫我從什麼地方猜得她是誰？可是我聽到她的聲音很好聽，又柔軟，又清脆，要不猜我自己又不肯。」

「其實我自己先在猜想的，她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我想她不會是女傭，因為女傭不但不會有像這樣好聽的聲音，她也不會有那樣的閑情逸致。她也不會是舞女。舞女，不比以前，舞一直好跳到天亮，那樣早，正好是她回家的時間，一時有興，打個把電話給熟人尋尋開心也說不定，可是現在舞場這樣早就打烊了，她決不會等到天亮而還不睡覺的，而睡

了，也決不會爲了要尋尋這樣的小開心，使她自己這樣早就起身的。說是人家的小姐吧，像這樣的舉動未免太輕佻，也不像？」
「那末她究竟是那一等人呢？」
「而且在我猜得在她覺得有些奇異的時候，她還在格格地笑着。笑的聲音又是那樣動人的。可是她那樣笑，她就不怕有別人聽見嗎？或者她是一個人住？一個人住一間公寓之類。否則就是房子比較大，電話機離開每一個別人都比較遠，她的笑聲不怕有什麼別人會聽得。」

「我可以坐下來嗎？——你有人來，我可以隨時讓出的。」
「我已好久沒有到這里來了，」石崇道坐下了，首先說出了這一個事實。
「你還在編七日書報？」
「它早就出不了——你不知道嗎？差不多像你一樣，我也只在吃着失業飯了。」
「可是今天看你的氣色，好像你才得了一個兼職的樣子，那樣喜氣揚揚的。」
「哦，沒有。」這樣說着，他在洩漏着在硬壓着一個笑。
「可喜的事情是有的，無論如何？」

「我猜不出。」
「我甚至連兩三年前以前認識的一個女的名字都猜過了。反正，我想，她是那妓女她才自己知道，否則，她也不會知道我所猜的是一個妓女的名字，我也正可不必怕她見怪。」
「可是我猜的都不對。」
「現在我有些在疑心或者她並不是一個我所認識的人。她不曉得從什麼地方去得知了我的電話號碼，就這樣來尋開心的呢？」

「可是這對於她有什麼好處呢？」
「無論是我所認識的人，或者是我所不認識的人，我想這對於她都沒有什麼好處。因爲我現在這樣窮。而且年紀也已並不怎樣輕。就是我總想不出，她爲什麼究竟會有這樣好的興緻，起了這樣的早，來尋這樣的開心，與她毫無好處的。」
「然而這對於我也並沒有什麼壞處。我也原想要早些起身，她每天這樣用電話來叫醒我也很好。」
「你不覺得奇怪嗎，竟有這樣莫名其妙的人接連打這樣莫名其妙的電話來？」
「我可以坐下來嗎？——我坐一坐，橫豎我坐一忽兒就要走的。」

石崇道今天是一副在深思的樣子。
「你不覺得奇怪嗎？」他問。「那電話還是在來。」
「還是每天早晨？」
「是的，還是在早晨。就只已不是每天。——她今天沒有來電話。」

「說來也有些不可思議：她每天那樣一清早來電話，我幾乎在要回絕她了。我想關照她：『既然你不肯說出你是誰，請你以後不要再打電話來。』可是聽到了她的好聽的聲音，她的動人的笑聲，我總說不出口。而今天她自己不打電話去。我真恨她連一個電話號碼都不肯告訴我。」
「雖然，我有些在猜想她是誰了。因爲她在上兩天的電話中叫我 Stone。我這 Stone 的稱呼是沒有幾個人知道的。就像你就不知道。只在前兩三年我有兩三個朋友稱我 Stone，常

日本·滿洲國·中國

內田洋行

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四華德路四〇號 電話：四〇三〇〇號

測量器械	氣象器械	光學器械
度量衡器	理化器械	測定計器
製圖用品	事務用品	

常到我的家裏去那樣 Stone 地叫上來。以後那兩個朋友都走了，也就沒有人再叫我 Stone 了。

「而在我所認識的女子之間我竟想不出一個知道我這 Stone 的名稱的。後來我苦苦追想，終於給我想起了一個。那是我的房客的一個女兒。」

「我告訴你，在這與我之間連普通的友誼都說不上有過。」

「有一次也是關於電話的事情，那房客覺得我所開的數目過多了，就要他的女兒來向我交涉。雖然我怕別的房客也要援例，在口頭上並不表示全然同意，而在事實上那件事是完全照她申說的做了的。」

「可是自此我也只能暗暗注意她，而不能有稍微的好感的顯露。而且我實在也是無法有期望的。我想我的常在鬧着窮，他們也不會不知道。而且她與我的年歲也似乎相差得太遠一些。」

「至於她的對於我，雖然也不一定說得上好感，至少她也在有一種關切。這是我從她的細微的動作與言語上可以看到的。常常正在我開出房門來而要出去的時候，我看到她總是徘徊在她的房間的門口。」

「這樣，在她與我之間的私人的交談可說一句都沒有的。」

直到一天，是她要結婚的上一天，她來打電話：那時的電話機是裝在我的房間裏；而在她電話打畢了，而在向房門走出去的時候，她突然旋過身來說：

「石先生，明天要請你早些到。一向受到石先生的照顧，真是很感謝。」

「我聽了，只有說『那里，那里。明天一定去道喜。』」

「隨後我想起，要是我在那時突然向她表白我一直對她怎樣關念的話，她會怎樣？我可以對她說因為我在想到我的窮，想到我自己的年齡所以一直在把我自己的感情這樣壓抑着。她會怎樣？要是她的浪漫情緒濃一些的話，也許會臨時引起一個婚變的。我想。」

「你不要笑我。我那時自己也不曉得為什麼會有着這樣的一種情緒。」

「現在，從那電話裏的 Stone 的提到，我轉折想着了那房客的女兒。可是那自然不會是她。因為她顯然不會這樣輕佻的。」

「今天不曉得為什麼她會中止了她的電話。——我但願她能告訴我她是誰。」

「我可以坐下來嗎？——這兩次齊巧都只你一個人在這里。」

「出空了聽你的羅曼斯。」

「就怕要聽得你乏味了。」

「電話間斷了一天，在下一天她又打來了？」

「沒有。第三天也沒有。連間斷了三天。而在昨天在我重接得她的電話的時候，我急於問：

「『怎麼你這次隔了這樣長久才打電話來？』」

「『我怕天天打電話給你你會覺得厭煩，』她說。」

「『厭煩！』我說。『我真等死了你的電話。』說得好像有些動感情的。」

「『你不要騙我，』她說着，又是格格的一笑。」

「於是我要她出來，到什麼地方去坐坐。她起初不答應。她隨後同意了下午兩點鐘在兆豐花園門口會。」

「在那樣要求的時候，我沒有想到錢；現在見她答應了出來，我不得不轉到了錢的念頭上來。一急，我想到了戶口布。」

「我用兩張戶口布去換了一千六百塊錢。其中的一張就是屬於那房客的女兒的；她出嫁了，那房客不好意思再來向我要她的，它便屬於我的了。做二房東的，現在就在像這樣的情形上稍佔到一些便宜。我想要是回頭來的真是那房客女兒的話，那末就等於用她自己的錢來請她了。」

「『可是我在兆豐花園的門口從二點等到三點，並不見一絲來赴約的人的影子。』」

「今天的老辰光，她又來了電話。」

「『怎麼你昨天沒有去？』她一開口就這樣責問。」

「我告訴她我是去的，却並沒有見到她。」

「『瞎說，』她含着笑說。」

「而在她得知了我是真去了的時候，她才承認她怕我不會去，所以沒有去。接着又約定今天的兩點在外灘公園的門口。」

她說她到外灘公園要比較便當些。」

「今天我是更懷着她不一定會去的意念去了的。我甚至連像昨天所有的煩燥的情緒都已不再有了。我是在冷靜地準備再領受一次失約。」

「我也是從兩點等到三點。」

「現在，那結果是什麼，不用我說，你已知道了了，既然我在這個時候一個人來到了這里。」

「不曉得她明天來電話會怎麼說，要是她明天再會來電話的話。因為怕我不會去。」

是不能再成爲理由的。」

「或者她所以不惜起了這樣的早而打了那許多電話，那目的就爲要我空跑兩趟到兩個公園的門前？」

「或者她明天再會約到第三公園去？」

「你不要笑我，讓我老實告訴你：要是她再會那樣約的話，隨同着一個她今天所以沒有到外灘公園去的微妙的理由，我怕我還是無法使我自己不接受那約的，聽到了她的聲音，聽到了她的笑。」

「下一次我再到這里來對你講的我盼望不要再像今天的這樣乏味。」



售均房藥 · 藥靈效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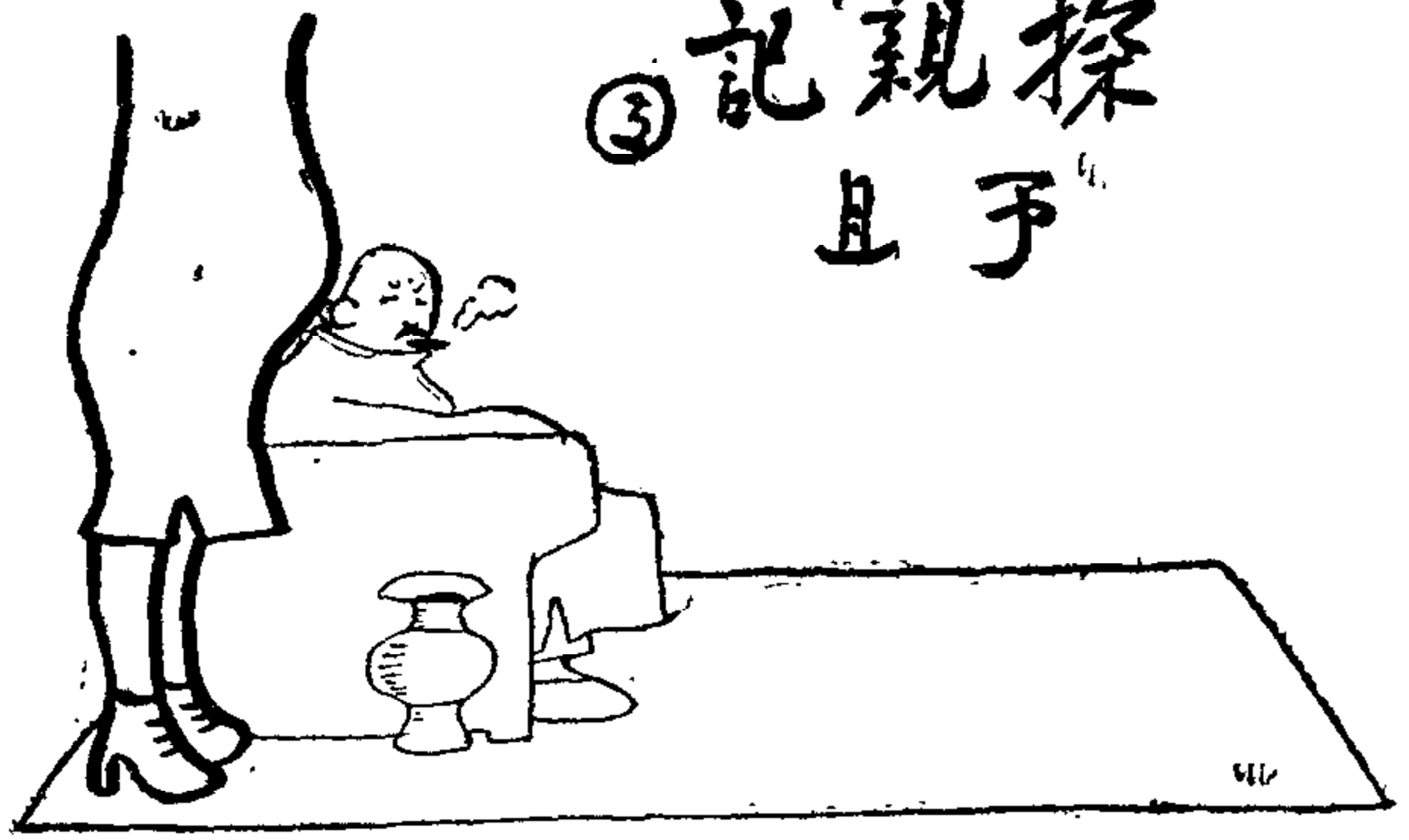
山脫痛片

TONTAL

頭痛 齒痛 傷風 宿醉 肩痛 關節炎 流汗 感冒

總經理 亞東公司 上海河南路

探親記 且予



「我們家裏是沒有什麼錢的。雖然有點薄產，還被人家霸佔着。所以此後振雄必須出去做事。他是個老實人，既不能把人家霸佔的東西奪回來，出去也不會找着怎麼樣好的事。我們不能跟他出去添他的累。那我們只好在家裏過苦日子。」

明香不說話，還是將頭低着。老太太又道：

「這些事我都應該明白說出來的。你也應該想一想。」
明香還是不說話。半晌，她含了眼淚，辭別了這位老太太。

七 回家之後

她說：
「訂婚你也得回去走一趟。照老法，我們這邊找個媒人去求。不過這個媒人還得要你指示他，我們沒有熟人。而且振雄又太老實了。倘使要照新法，你也得要回去，準備找證婚人介紹人。」

明香被她這樣一說，真的完全呆住了。
「我爸爸媽媽不贊成。」
這句話衝到口邊好幾次，都沒有說出來。她的唇和臉都顯出灰白的色彩。
老太太好像不在意。她很和緩地向她

他們商量，不會說不通。」
明香經過一夜的思量，終於決定回去了。她留了一封信給振雄，說明了他母親的一番意思。並說我等你好些天，你也不來。

這次明香的回家實在不是一件愉快的事。但是她爸爸也是失意之後復回來的，他好像是一個戰敗的雄雞，一點氣力也沒有了。後母是個隨便的人，她看見明香，便把什麼都忘記了。

明香跑回來痛哭了一場，說振雄不是理想中的人。他們也跟着說振雄種種的不好。在明香回到自己房裏以後，爸爸就向後母說：

「振雄這孩子一定要來的，他是個窮小子，他不會捨棄明香。我們要招呼僕人不許他到我們家裏來，也不許他和明香通信。這樣經過一些時，明香自然會就範的，也許烏家的親事會成功。」
這樣一個決定，明香就不會再看見振雄，也不會再知道振雄的消息。一個月之後，明香忽然嘔吐起來，飯也吃不落，身體也是懶洋洋的。

「這是懷孕的象徵啊！」
爸爸有些着急了。他感覺到這是一件大事，非解決不可的一件大事。解決的方法，只有使明香和余振雄趕緊結婚。可是這並不是一件容易辦的事。明香在自己面前，自從那一天回來的時候，說過了不是理想的人之後，就一直沒有提過余振雄。這位余振雄也許來過的，自己却招呼用人把他回走了。他也許來過信。這些信……
他把用人叫了來。

「余振雄來過沒有？」

「來過一次，被我回走了。」

「信呢？」

「好像來過一封。」

「拿了來。」

用人滯着不肯去。

「怎麼？丟了嗎？」

「我真不記得放在什麼地方。」

「去找！去找！」

用人跑去找了半天，也沒有把信找出來。他說：


「天數隔的多了。就丟了！」

用人很平淡的說着，主人的怒氣不禁

油然而出來了。但是生出來也沒有用，

他只好還是去找自己的女兒明香。明香

獅子牙粉



品質優良
齒潔口香
既防蟲蛀
又免牙疼

上海獅子牙粉公司

的回答却很簡單。她承認自由戀愛是一重錯誤。爸爸既沒有兒子，家裏又不是沒有飯吃，她願撫養生下來的孩子，服侍爸爸的終老。

說完就哭起來，哭了大半天都沒有歇。這一下却把爸爸難住了。爸爸想，無論如何這不是一件可行的事實。是自己沒有兒子，這件事就越不能如此做。女婿不知在什麼地方，外孫倒抱在手中，是件多麼羞恥的事。他想了半天。終於向明香說：

「你不必悲傷。人是能變的，今天如此，焉能說他老是這樣？」

「爸爸也知道，他不是一個好人。」

「人還不壞。很誠實。」

「爲什麼要把他的事給辭掉呢？」

爸爸陡然問道：

「真的！他向你怎麼說？」

「他說能替他找事的，就能辭他的事。」

「好！這話說得好，能替他找事的就能辭他的事。」

他沉吟着。接着說道：

「好！」

「好！」

「別的人要是被辭的話，早已說出一篇大道理出來了。即使沒有道理，也必大罵我一頓。這些他都沒有做，足見他是個好人！」

爸爸振振有詞的說着。明香突然笑起來。

「笑什麼？」

「我笑爸爸的態度太有趣了。」

「這不是有趣無趣的問題。人是會變

的，的確會變。他現在也許不好，不久就會好起來。」

「那他爲什麼不來看我？」

「也許是有別的事就攔。他不是一個急於找事的人嗎？」

「什麼事都沒有比看我來得重要。」

爸爸真是無話可說了。他要融和明香的情感過於急了些。他說：

「小姐，你別再談這些話了。干脆你把他的地名交給我，我寫封信叫他來面談一切罷！」

「我沒有地名。」

說時她挾了一肚子氣走了開去。爸爸在這沒有辦法之下，只好在堂中踱方步，後母就在這時候走進來了。她說：

「這全是你不好，依着自己的脾氣，把余振雄的事給辭了。辭的結果怎麼樣，你自己看。」

「太太，現在我們還說那些話嗎？明香既然有了孕，只好把余振雄找來。」

「找來怎麼樣？送官究辦？」

「那怎麼能？他不是女婿嗎？」

「你的意思？」

「我的意思，還是要把他找了來。讓他們行一個婚禮便什麼事都完了。」

「明香說他不好。」

「不好也沒有辦法，懷孕是一個事實。現在最可恨的事，就是我這裏沒有他的通信處。」

「明香那裏有。」

「她不肯給。」

「讓我來和她說說看。」

在後母走出去的時候，用人就急急走

進來道：

「那封信找着了。」

「找着了？」

爸爸真有無上的喜歡。

「什麼地方找着的？」

用人遞給他，那信封早已摺成小方塊。

「不知是誰拿它墊了桌腿。」

「不知是誰？還不是你嗎？」

爸爸打開了那個小方塊，臉上的怒意就完全消除了。他在信封上得到了余振雄的通信處，他毫不遲疑的便寫了一封信寄給余振雄。

八 王家媽媽

這封信到達的時候，余振雄並不在家裏。接信的人就是這位老太太。老太太是不識字的。把隔壁王家媽媽找來唸給她聽，等她知道了明香的爸爸叫振雄去，把他們的經過簡單地向王家媽媽說了一遍，一面數出明香的十大罪狀。她說：

「第一件事她不該做的，便是叫振雄一個人做實驗，讓他臉上受了傷。第二件事，她不該叫振雄把考卷給她看，把振雄弄得學校開除。第三件事，她不該把振雄送她的東西丟在公園裏地上不吃。第四件事，她替振雄找事就不該再叫她爸爸把振雄辭掉。第五件事，大家已經恩斷義絕，爲什麼還巴巴的跑來找振雄，弄得他心神不安？第六件事，她不肯聽我的話，不指示振雄一個做媒的人，替他們說合。第七件事，她走了都不打一個招呼。第八件事，振雄巴巴再去找她，她不見。」

第九件事，寫信給她她也不回。第十件事就是今天的事，她有這些對不住人的地方，還寫信叫振雄去，再去上他們的當。」

王家媽媽原是唸過了信就走的。不想聽了這些引人入勝的消息。便笑嘻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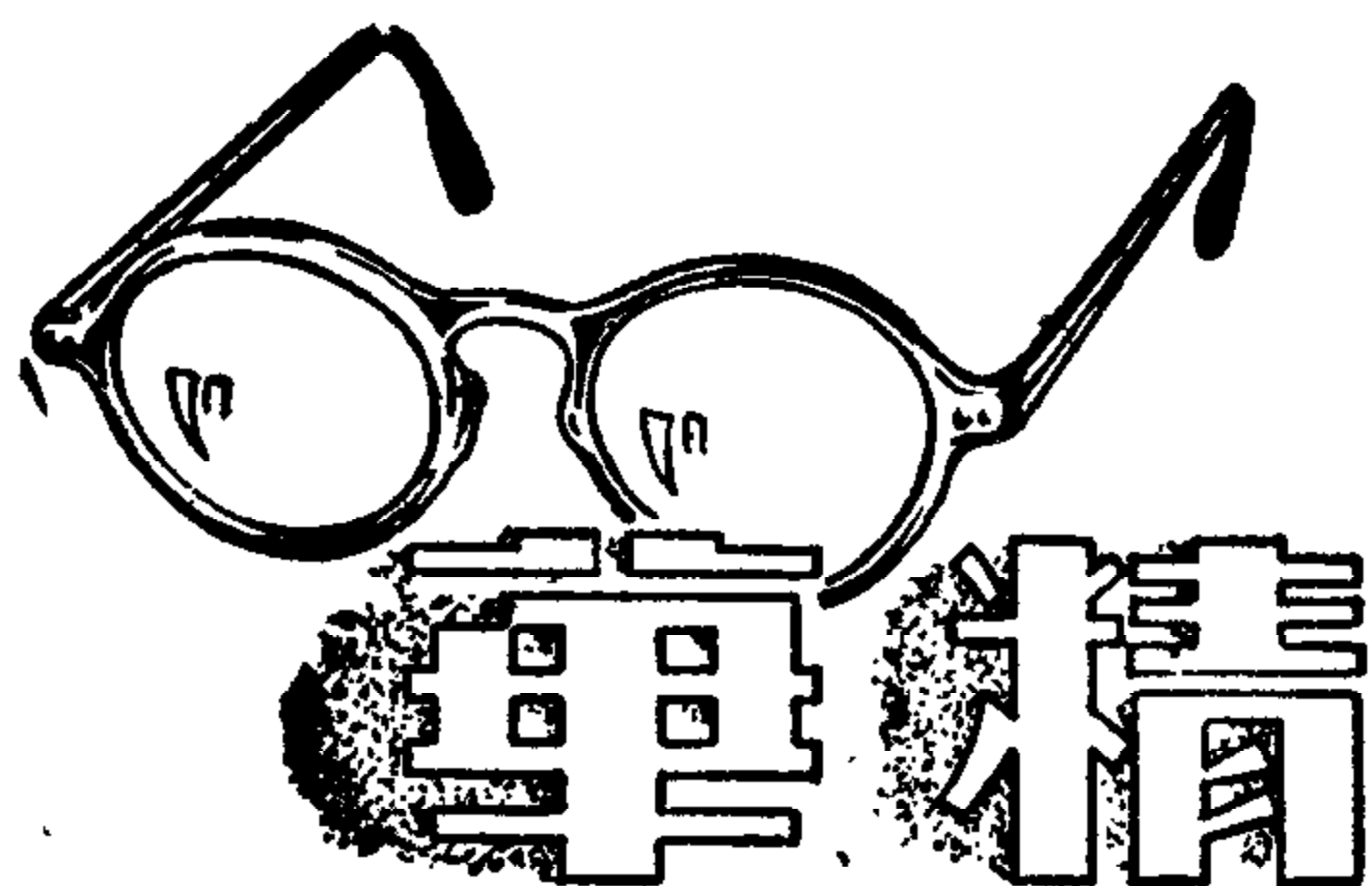
道：

「這封信總要給振雄看一看。」

「不，不給他看，給他看了他會去上當的。」

說着她搖搖手，便把桌上的一個茶杯打翻了。水潑了一桌子，她更不拿布揩，就把這張溼了的信紙，擦了擦，揉成了一個紙團扔到窗外去了。王家媽媽道：

「振雄既然被他們玩弄過，我們爲什



上海南京路一八二號九二二四

「不玩弄他們，出一出心中的氣。」

「我們沒有錢又沒有勢。」

「這用不着什麼錢什麼勢的。他既然寫信叫振雄去，我們便可以寫信叫他來。」

「振雄到何村去收租米，恐怕要半個月纔能回來。」

「你連信都不給振雄看，爲什麼一定要振雄去見他。」

「誰見他？」

「你見他。」

「我真不願找這一套麻煩。」

「那麼你讓我來好了。我就說他們結了婚，要叫他們小姐親自來。」

振雄的母親，倒也是無可無不可的。王家媽媽把桌上的信封拿了去，窗外地上的紙團，也被她拾了去。她回家之後，自己就寫了一封回信。大意是振雄因收租米，不得抽身，如有事接洽，可前來與老太太商議。」

「後面的具名乃是一個通信處，號頭原是五號的，把它寫成四號，四號就是王家媽媽的住所。」

這封信就這樣寄出去了。

這封信到達明香父親手中的時節，他看着就呆了大半天。他想這件事是嚴重的，這不是振雄不來的表示嗎？他還記得我挑別他的仇恨。

「聽他去罷！」

爸爸想了多時，究竟還是不能聽他去。明香的身孕，是件不能抹殺的事實。他把信再拿起來仔細看，看這封信像是女人寫的，再看住址的號碼，已經由五號變爲四號。

「難道前一次信上的地名寫錯了嗎？」

他找前一次的信出來看，可是找來找去也找不着。他想前一次寫信的時候，自己心裏惦记的事太多，得着了通信處心裏就是一喜歡，連信的內容都沒有看，就也不知把它放到什麼地方去了。

他現在找信心的並不強烈，只覺得這事太奇怪，自己應該去看一次，好在兩

「您就是余老太太？」

「不，我是王家媽媽。他家是五號。」

「請您替我找一找余老太太。」

「你？」

我叫「費人龍。」

「費人龍？」

她不愧不忙的從懷中拿出那封弄溼而又重復晾乾的信。她看了看字，又看了看費人龍的臉。說道：

「明香怎麼沒有來？」

「您也認識明香？」

「怎不認識，她在這兒來過多次。」

她在臉上挂出一絲兒笑意。費先生不覺疑惑起來了。他想這是很奇怪的。回信怎會寫的是四號。自己的一封信又怎會到她的手中呢？她別是假裝罷！她也許就是余振雄的母親。他定下心神，也不去找余老太太，反而問：

「來過多次？有什麼接洽的事。」

王家媽媽搖搖頭。

「沒有什麼。她和余振雄很好。大概是結過婚的一對罷！」

「結過婚？」

「你還不知道，余振雄是在你們那兒結過婚。因爲婆媳不和，所以他們住在另外一個小學校裏。」

「你這話不對。王老太。」

「我們這兒，沒有結婚的姑娘，不會



到男人這兒來的。明香小姐幾時來？余老太太天在家中說她，就是余振雄，也挨過不少的罵。說是收租，實際是怕他媽終日的罵他而避開的。他這一去，不知幾時纔回來。」

「余老太爲什麼不歡喜明香？」

「這我倒有點知道：第一，他不該叫振雄做實驗，使振雄受了傷。第二，他不該叫振雄把考卷給她看，把振雄弄到被學校開除。第三，她不該把振雄送她吃的東西丟在公園草地上。第四，既替振雄找事，就不該辭掉他的事。第五，既到這裏來，爲什麼不在家裏住。第六，既然回家裏來，爲什麼不聽話。第七，振雄去找她，爲什麼不見。第九，寫信給她，爲什麼不回。第十，有了這許多

事。」

費先生不覺疑惑起來了。他想這是很奇怪的。回信怎會寫的是四號。自己的一封信又怎會到她的手中呢？她別是假裝罷！她也許就是余振雄的母親。他定下心神，也不去找余老太太，反而問：

「來過多次？有什麼接洽的事。」

王家媽媽搖搖頭。

「沒有什麼。她和余振雄很好。大概是結過婚的一對罷！」

「結過婚？」

「你還不知道，余振雄是在你們那兒結過婚。因爲婆媳不和，所以他們住在另外一個小學校裏。」

「你這話不對。王老太。」

「我們這兒，沒有結婚的姑娘，不會

到男人這兒來的。明香小姐幾時來？余老太太天在家中說她，就是余振雄，也挨過不少的罵。說是收租，實際是怕他媽終日的罵他而避開的。他這一去，不知幾時纔回來。」

「余老太爲什麼不歡喜明香？」

「這我倒有點知道：第一，他不該叫振雄做實驗，使振雄受了傷。第二，他不該叫振雄把考卷給她看，把振雄弄到被學校開除。第三，她不該把振雄送她吃的東西丟在公園草地上。第四，既替振雄找事，就不該辭掉他的事。第五，既到這裏來，爲什麼不在家裏住。第六，既然回家裏來，爲什麼不聽話。第七，振雄去找她，爲什麼不見。第九，寫信給她，爲什麼不回。第十，有了這許多

事。」

費先生不覺疑惑起來了。他想這是很奇怪的。回信怎會寫的是四號。自己的一封信又怎會到她的手中呢？她別是假裝罷！她也許就是余振雄的母親。他定下心神，也不去找余老太太，反而問：

「來過多次？有什麼接洽的事。」

病房設備完全
空氣清涼
特關經濟產科

蓬萊醫院

南蓬萊市三路〇三號
電話(二〇)七〇六三號

「來過多次？有什麼接洽的事。」

不是的地方，還要寫信叫振雄去。爲什麼？去挨丈人的罵嗎？除非明香永遠不要來。來了要叫她認識婆婆的利害。」

她這一番話，簡直把費人龍說糊塗了。尤其是末了一句，對他的刺激尤其深。也想明香遲早總是要來的。這婆婆的利害……

想着他向王家媽看一眼，覺得她真是冷酷，他胡亂的猜想着：

「這是余老太，假裝着王家媽媽。她手中有我的信。她知道這樣多的事情。不是余老太又是誰？」

他急不暇擇的說道：

「這些都是小孩子和小孩子的事，談不上什麼錯誤不錯誤。」

王家媽媽道：

「小孩子的事，還是讓小孩子去說說明白。大人夾在裏面說說越越糊塗。」

費先生想來想去，真是越想越糊塗。他懊悔自己不該來的。不想這時五號的余老太，忽然走出來了。她說：

「王家媽媽，飯吃過了嗎？你在會客。」

「不是客，是你的親家。」

「兒子的婚書都沒有看見過，那兒來的親家？沒有親家，沒有親家。」

說着她轉身就走進五號了。

在費人龍，這真是一個難處的局面。他想自己不能再跟着余老太去，去了也沒有好結果，自己就太無趣了。

「回去罷！」

他默默地想着，真像做了一場奇異的夢。

陣微風吹過車上，草都點着頭，向他笑着。

九 沒有看見的信

費人龍上了火車，火車轆轤的開行着，這轆轤的聲浪真打起他心中無限的愁煩。平時他對於這些事不注意，專門注意在錢上面的，如今對於王家媽媽所說的那十點，却留在腦中不得忘去。他將那些話，一條一條的背出來，出神的看着，覺得前面的幾點都是無足輕重的。

男女同學，這些事自然免不了。後面的幾點，完全是憑着一時情感做出來的。更無研究之價值，只有中間的兩點，倒是極可注意。「既到這裏來，爲什麼不

在家裏住。既到家裏去，爲什麼不聽話。既然回娘家，爲什麼不打招呼。」

其是五號裏所謂余老太說的話，更足以使人注意，「婚書都沒有看見，那兒來的親家。」

想着他的結論得出來了。明香憑着一時的情感愛上了余振雄，並沒有結婚就先行同居了。因爲沒有行結婚的手續，所以就爲余老太所不喜。

明香爲什麼說余振雄不好？他想不出這個道理來。

他在回家之後，就找明香，明香的態度好像比往常愉快。她說：

「爸爸是去找余振雄的嗎？」

「你們到底結過婚沒有？」

「因爲並沒有得到家長的同意。」

「如今我同意。」

「我也不願嫁給他。」

「這是不對的，你現在有孕。沒有他

，不行！不行！」

「爸爸不是去找他的嗎？」

「沒有看見，他下鄉收租去了，不知那一天來。」

「看見誰？」

「看見王家媽媽和余老太。余老太對你不好。」

「原是我不好，所以我不願到他家裏去。」

爸爸想一說道：

「倒有解決的辦法，你不願到他家裏去，就在自己家裏好了。只要你去把余振雄找來，招贅在我家裏，我還是叫他做原來的事。一切算我錯，不該憑着一時的情感停了你的學，歇了他的事，羨慕着一個什麼姓烏的。」

「真的嗎？」

明香發出一絲兒笑。

「當然是真的。這件事，總而言之，是錯而又錯，如今只能走這一條補救的路了。」

明香笑容收起來。說道：

「我到什麼地方找余振雄？」

「我也找不到他呀！」

「爸爸找不到，我也找不着。況且，找着了，誰知道他是什麼意見？」

「管他什麼意見。他是引誘一個女孩子脫離享有親權的人，他犯刑事，很有幾年徒刑的。」

明香冷笑道：

「那就憑爸爸處理罷！我本來不要他。如果處他以死刑便更好。」

「不過這不是處刑死刑可以解決的事。」

明香不作聲，走到沙發上坐下去了。爸爸恨恨的坐在那裏，又開始在桌上翻看以前的那封信，後母問：

「你看什麼？」

「一封信，振雄來的一封信。」

「是不是摺成小方塊的那一封？」

「是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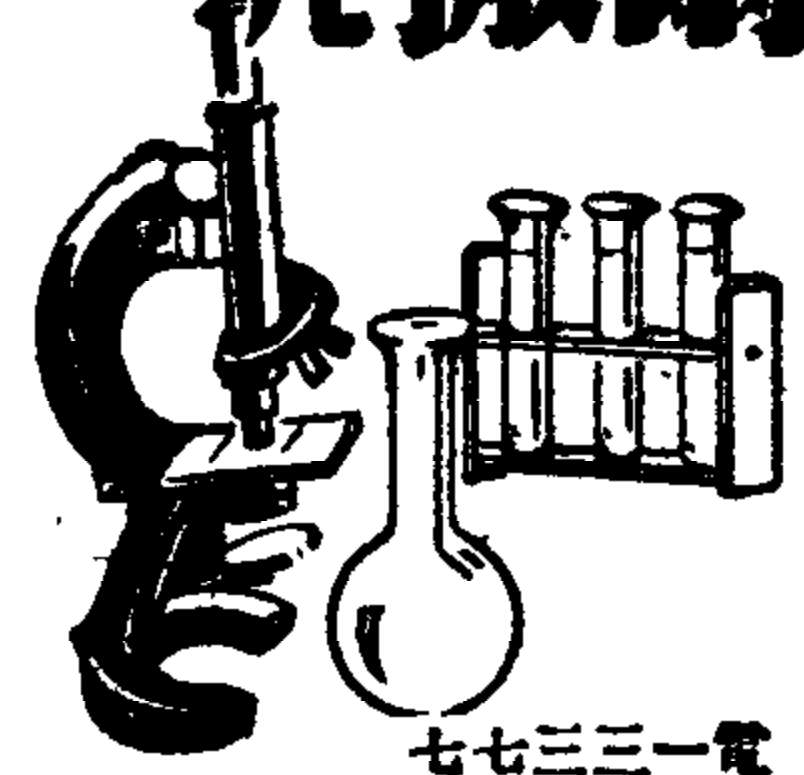
「你把它放在長衫的口袋中，張媽洗衣服把它弄溼，交了給我，我忘記給你了。」

說着就從桌臺抽屜中拿出來交給他。那信上寫着：

「爸爸：您叫人收藏振雄來的信，已經遲了。這一封是第二封，而且，第二封你只能見了一個信封。把信摺成小方塊

純正化學製劑內用藥片

新阿拔爾撒片



梅毒 瘡疾 阿苗巴 痢疾

見效神速 安全可靠

萬有製藥公司 電話三七三三

整桌腿，那裏會有這種事？

他第一封信寫給我的，你受了我母親話的刺激就回了家，從你留給我的信中，可以看出來，你是恨我的。你能不能一面裝出恨我，一面裝出有孕的樣子來改變你爸爸的心呢？恨我，便會得到你爸爸的同情，懷孕是表示你的不得已，天下事只有同情纔能使一樁事容易辦得妥。爸爸的同意是必要的，同意必不能由哀求而得。先要引起他的同情，先要使他覺得不得已。我是一個老實人，老實人想的是如此，你須三思，再評判對不對。

我媽向你說的一番話，是我教媽向你說的，也許對你刺激過深，但不如此，你怎肯回去。不回去我就變爲誘你的人，你對爸爸的情愛也就失去了。爸爸的情愛不能失，他總是愛你的人，天下無不是底父母。我們要緊的是以情感動他的心，不是以情感拂他的意。……

爸爸看完就癡呆大半天。向後母道：

「這信是明香給你的？」
「不，是桌台抽屜中拿出來的。」
「你看這不是她寫的？」
「她寫的？我也認得字。」
「認不得字，我看你是在做夢。」
明香從裏面笑着出來了，她問：
「爸爸，您當然是同意的。因爲您先表示同意，我纔要看這封信。」
「你就帶一張蓋了印的結婚證書，到他家裏去結婚？」
「那是他的意思，我們只要在原則上相合，辦法當然是可以變通。」

爸爸恨恨的道：
「我爲什麼巴巴的到那裏走一趟？」
「是振雄請您去的嗎？」
「不是！」
爸爸搖搖頭。後母道：
「還是不認識字的人好。認識字，煩惱就多了。」
爸爸不理她。又問明香道：
「王家媽媽是個什麼人？」
「是振雄的鄰人？」
「振雄的鄰人，她以前還是一位教員？如今她閒居，沒有兒子，只有一個女兒，已經出嫁了。」
「你那位婆婆余老太，也不是一個好伺候的人，」
「您不看信裏的話，她那冷然的態度都是裝出來的嗎？」
「裝出來的！」爸爸真有一點不相信。後母道：
「不是一家人，一進一家門。大概明香與她婆婆是有緣的。」
「有緣！」爸爸不禁笑起來接着說：
「下一個月，你帶了蓋了印的結婚證

書到鄉下去結婚了。」

「那不一定聽他的話。」爸爸道：
「我看你聽他的話已經聽的不少了。他的意思，怎能不從？」
「今早還有一封信來呢！」
「我不要再看了。」
爸爸說，搖搖頭。明香道：
「他說，我能聽他的話做以後他也要聽我的話的。」
爸爸只好勉強笑着說：
「聽你的話做罷！不但他聽你的話，連我也聽你的話做。」
明香笑了，後母也笑了。

爸爸無聊地從煙盒中取出一枝烟來，點上火，幽閒的吸，那成圈的青煙，一層層飛散在空中，屋子裏很靜寂，只有煙的香趣，攢到他的鼻中。（完）

文 化 短 訊

- △白虹因收入不夠，她將舉行一個歌唱會，預有可獲百萬元之收入，以「篤定」過年了。
- △北流陳柱尊先生，自卸中大校長任後，仍作海上寓公，十一月十六日，以腦溢血卒。
- △畫家徐晚蘋君，世居嘉興，雅擅繪畫，近於一月五日舉行個展於嘉興縣屬之南翔鎮。
- △名畫家吳琴木氏，將他所作的山水，於大觀園中舉行了一次個展。
- △徐風不久前在平組織「藝人劇團」，最近因事吃官司。

徵稿簡約

- 一、本刊竭誠歡迎各界賜稿：隨筆，散文——千字左右。論文——四千字左右。短篇小說——四千字左右。長篇小說——二萬字左右。詩——四十行左右。文化批評（文藝，戲，影，畫及其他）——二千字左右。
- 一、來稿須用稿紙繕寫清楚；並加標點符號。
- 一、本刊對來稿有增刪權，如不願刪改者請預先聲明。
- 一、來稿一經登載，版權即歸本刊所有。如有欲出版單行者，預先徵求本刊同意。
- 一、凡在本刊發表之作品，如同時在他處發表者，一經查出，即行取消稿酬。
- 一、翻譯稿件，請附寄原文，如原文不便附寄，請將原文題目，著者姓名及出版日期與地點註明。
- 一、投寄之稿，刊載與否，概不預覆，亦不退還；但來稿在五千字以上，且附足郵資者，不登載時可以退還。
- 一、稿末請註明真實姓名住址，並加蓋圖章，否則即以却酬論。
- 一、發表時用筆名聽便。
- 一、來稿一經登載，每千字酬以儲備券六百元以上，特稿不在此例。
- 一、本刊絕對公開。來稿請寄至上海威海衛路二五五號「文友社」編輯部，希勿寄私人。

奔



芒星

這天夜裏。

文

友

荀新又要出去，他常覺不能生存在這陰沉的屋子裏。他覺得這屋子是會悶死了人的，他常向李自強說：「有一天你定會在這裏死去的！」所以他無論是誰來勸告，他是依然要履行他的主意的。沒有真實的生活，他只是把那些話當做「謊」，他仍然是要照常去狎妓，追女人，……他就是這樣一天一天的，向着可憐卑微污穢的路子上走。

「走罷！胡想甚麼？總想也仍然是無路，那只有增加沉悶和痛苦而已，還是走走去罷！」荀新一邊穿上西服，一邊對默坐在窗下的他的同學李自強說：

李自強正在思索着，追味着，他望着那已經昏黑下來的都市的一角，他不禁的暗自說：

「地獄！地獄！這簡直是黑地獄。」燈火點點地交織着，那波流一般的人，像小舟一樣，在飄蕩，遠一點的地方是妓窟。他想：那裏正有着被春苦悶着的，和已把性慾當成了享樂的青年們！他們的人性在漸漸地毀滅和損傷，理智漸漸地燒枯萎，死去。他想到：那些出賣肉的女人是怎樣勉強着微笑，像豬一般，把血在被人吸蝕，那肉在被一刀一刀的宰割，他甚至更想到了有一些女人已患了那可怕的梅毒，在呻吟，在痛叫，在等待着像一顆蔥似的去爛掉，他想到這，他緊閉了眼睛彷彿在他的面前出現了一個屠場，一個活地獄，他要逃，可是他仍然是坐在原位上，不能動一動，他想鎮靜了一些，他憶起了一個人的話「這世界上處處是地獄，是鬼窟，你活，你越苦，便會看見那人間最悲慘的場面，他使你退縮，他像虎一樣，會嚇掉你的膽子，可是你該不要怕，你該因為知道了人間的可怕而奮鬥的去生活，你該去接受那珍貴的痛苦，我們生來不是為了享樂，我們是為了解決痛苦才去生活，能接受痛苦的人，才會獲得那真實的生活。」可是這人已經死了，他是那樣爲了生活的鬭爭而才死掉的，如今那一撮黃土，一塊高不過三尺的碑石，仍立在那家鄉東城外××河的東岸，那小山的南坡上。

荀新發覺李自強還在苦思，他不禁有些不快，可是又失笑了說：

「自強，你是害相思病了嗎？走罷！不要那樣想不開，還是玩玩去罷！」

李自強忽從深思裏逃脫出來，他說：

「又是玩，到那地方去，簡直是罪惡，罪惡……」

荀新笑了，他習慣的悄悄推開門，作了個鬼臉獨自去了！

隔壁像又吵起架來了，那是一雙年老的夫婦，男人在一家銀行裏當守衛，常常夜裏因值班不歸，但回來總要吵架，那又總使人猜不透是爲了甚麼。

夜漸漸地深了。

他寂寞，苦悶，他捻滅了那雙暗黃的燈，他自覺彷彿在一個古洞裏，一個古井之中一樣。他望不到光明，外面雖是有光，可是分明和他如兩個世界。他怕，他怕那遊蕩的幽魂，他怕那黑暗會葬送了他，埋掉了他，會把他吞去。他想，他想那朋友——他是走失到那裏去了呢！天涯麼？陰濕的地角麼？瘋了！瘋得怎麼樣了？……他不堪再想下去，可是這時他又如望見一羣人，那都是和他相上下年齡的青年，他們如正陷在一個泥沼裏，他不堪再想下去，可是他終於還是不能不想，他在自恨着自己，他暗道：「我怎能眼望着那朋友走失，瘋狂，墮落，病亡，……我怎能這樣的平靜生活下去，這樣，有一天，死是會來封鎖我的生命的。我受不了這種的殘酷，我不能忍受這無理的……我要活，我要生活！……」他幾乎叫了起來，可是那夜，那大時代的氣息，依舊沉重的壓在他的肩上。

荀新還沒有回來，他這時苦跌在凶夢裏，那是暴風雨的夢。他的夢是蛇蝎，是洪水，是地陷，是天塌呵！他的神經已亂如絲麻了！

可是夜，依舊在那昏沉裏飛逝着。

李自強病了！

他精神錯亂。恍惚，他的心像刺滿了荆棘條，他像一個垂老的人，他睡在牀上，只呆癡在回憶，夢想。

「還是回故鄉去罷！那裏有曠大的天空和原野，那裏有山有河，有蒼松綠柳的城廓。那裏安靜，對於你的病，定會適宜於療養的。」

荀新這樣慰勸着李自強，他望着他那黑瘦的臉。

「不，我已走出來，我不忍再走回去，我不忍看那飢窘的景象，我不忍看那些沉淪在大時代裏的朋友們……」

自強用力的答說，可是他的氣力是頗感衰弱的。

「是的，我們都是這大時代裏的小人物，一些沉淪者，一些細砂，可是我們不該這樣沉淪下去；我們要解除那歷史與我們的苦刑，雖然他在我們身上太沉重了，可是我們是人，我們可以活動。我們不要放棄了我們的地位，雖然我們只是歷史上的一個微末的小點，可是正因爲這小點才偉大。我們該整個的脫離浪漫的青年期，要成人一般的真實的去生活，在苦痛和踐踏中，去奪取我們已失掉了的一切。我們的一力——是不該止於墳墓中的。我們該有一個更遙遠的明天，你該

回到家鄉去，去醫治一下你的憂愁和砍傷，然後再來和生活作一次總決鬥，我們無論怎樣，也不該自棄，墮落到無聊，猥瑣卑微裏去！……」

荀新的這些話，頗使自強感動，他又流淚了說：

「是的，可是我彷彿已經失掉那再搏鬥的熱和力了！」

「不，你是還有着無限未來的，你要用盡一切的方法來使你的生命延長，我們不能逃避和躲開這現實的人生。」

新說得激烈，壯快，像風，吹走了自強心上的陰雲，他如早田蒙受到甘雨，隆冬迎到春風一般，他真的活了，他要跳起來，可是他無力，四肢一齊酸痛，他興奮地說了：

「我要回故鄉去，是的，明天是比較遙遠的，我們需要一個長期的，不斷的……」

他顯得堅決有力，可是接着，似乎又懷疑起來：

「可是家會給我一些諒解，和一些安慰麼？……」

聽外透進了黃昏，那煙像霧一樣。

新若不曾留心最後一些話，這時他已被熱力整個的充滿了！他走近聽去，望着那大街上的人羣，他不禁失聲道：「這渺一般的人羣，像沒有一點情

感上的連繫！」他轉過頭來，又對自強說？

「我們要生活，我們使這砂團結起來，建成一個光榮的塔碑……」

自強如有所領悟，他沉靜的頷首。

城廓是那般古老的，五六月，已變成綠色的海了！

走下車站，他們都異常感到疲憊，坐了一天的火車，那車廂滿裝着是豬一樣的人，黑着臉的工人羣，破落的衣裳，都仍一一印在他們的腦子裏。

「又回來了！這不是有如又走回了墳墓麼？……」

自強說：他的心情又頗有些暗淡。

「是的，也許就像你的日記裏寫的那樣罷，不過是從一個墳墓又走到一個墳墓而已，其實我們整個的都是生活在一個大的墳墓之中，一個棺廓之中，但我們不要作鼠子，只那般在陰暗醜惡里啃噬，活動，我們該衝開他……」

新有力的回答着，他們倆乘上了一輛馬車，馬車跑在傍晚里，這城，到晚上，平時是分外靜的，然而，入到這夏季，街上的人便要更多些。

他們都走回了家，但家給人安慰麼？這是自強常說的一句話。

第二天

新因為要回學校去，臨走他又去看自強，自強向他說：

「新，我怕家，我怕這家呵，我這就像是走進了墳墓一般，這樣，這樣我是會死掉的，你看，這破落，退廢的景象，我怎能生活下去，我那裏會療養我的創傷？……」

他顯得分外的焦燥，痛苦，他甚至要哭出來。是的，他恨家，他恨這家，他常覺得家是一個屠戶，要把他任意來宰割，來賣掉，可是他愛家，有時他憐愛這家，但家所給與他的只是失望，他雖決意離開了這家，可是社會上還沒有，營救棄家青年的處所，他是仍然要與那家連繫着，拴纏着，這使他在彷徨，號叫……彷彿那家，那家用黑手已經抓住了他，他要逃，可是他似望見了那母親蓬鬆的白髮，那髮像蛇，像一條一條的毒蛇，蟠踞在他的心上，身上，使他脫不開。

他像永遠也不能有那勇氣。他還是懦弱，你顧慮還多，你總說家破落，那正是說你憎惡破落的家。設使家是一個金銀堆成的殿堂，你也許又怕要投降給他了罷！是的，人多半就是這樣喜人家養的東西，自強！你不要作豬，你要做這家裏的一隻虎！是的，家也太使人

失望了，可是我們越遇到失望我們的希望才會越大，你該自救，設使你實在不安這個境遇，你還是到X山廟裏去靜養一下吧！記住了你所佔據着的大時代，我們不要被旁人來毀滅，我們不該自我毀滅的。」

新的心又充滿了激情，他停了停接着又說：

「家是會毀滅我們的，是的，我們的家是太腐老了！我們雖被稱為二十世紀的青年，其實只不過是仍舊活在舊世紀裏，我們依舊是生活在因襲和傳統裏，我們仍舊被泥塑……甚麼運命，在擺佈着……我了解你，我了解這家宰割了你，其實我們誰不是都一樣的被縛束着，可是我們不常忍耐，我們只要向他扳起面孔，不容氣的掙扎進攻，相信黑暗是只會存在夜裏的東西，我們只要肯走，是不怕摸索不到明日的邊緣的，你該健康起來！……」

自強聽了新的這些話，又像受到激動，他的身上又加了一股活力。

自強的家，人口比較很稀，除了父母和妻女外，便只是他，雖然家庭很小，可是那封建，宗教的勢力，却十分鞏固，真不次於一個牢獄。

他自小就是在枷鎖之中長大起來的，父親是一個懂些詩書

的商人，對於古聖先賢雖無澈底的認識，但可有着堅固的信仰，他常常引出聖人的話來作武器恐嚇他的孩子，他每憎惡自己的兒子怪僻，逆謬，他更憎惡他的外甥新。他覺得這種不專心攻讀，不耐職業的年青人，都是因為不聽先聖之言，不能守分，只是好高務遠，甚至於他懷疑這歷史的厄運是由此而得的。這父子常常激辯，作父親的要維持傳統，做兒子的偏要主張依他自己主意去生活。做父親的總相信兩支老手造成的樓台，是會使孩子綿長百世的，但兒子却偏要脫開它，然而，歸終還是兒子失敗，因為一個所謂不孝的逆人的路，在現實裏還太少，一般青年差不多都是這樣。無論怎樣的覺悟，可是終於還是免不了多數被打到舊旋渦裏去。什麼理想，都化成了灰。

新理解這些，他一時又跌落沉思裏。終於他又說了。

「家，都是可怕的，這周遭實在是可怕的。我們的生命，都同處在一個絕大的苦難裏，我們是需要一種綜合的力量，去和那運命去抗爭，去征服那共同的敵人。」

他們都彷彿更深一層的得到啓示，加強了勇氣，像在萬山之中，已尋到了出路。

81)

「好的，你走吧，我明天到X山去，我想那地方的空氣，是會使我健康起來的。」

「那麼我走了，記着，不要被環境毀滅，要在風雨里搏鬥，我們至低也要把自己做成一塊材料，預備將來應用！」

新高聲的說，他站了起來，他走了！那話潮水般溢滿了自強那枯悶的心，新那偉大的容貌，使自強一直在激動着，感動着

李自強走了，他悄悄地，誰也不會料到。

這事很使荀新和其他們朋友驚異。一天不知從什麼地方寄來了一封信，那是自強在旅途上寫的！

朋友：我如今已走上了往遠方去的路程，我担着憂鬱和苦痛。這也許是每個去鄉背井的人的一種相同的情緒罷！

這走出，也許是盲目的，可是我不能不走。這原因你們還要以為是爲了失戀，其實，一個人被棄，或是一個人棄人，都是最爽快不過的。設永遠把「愛情」用種虛偽來維繫着延長着，末日總有一天會到來的。

所以我說，這是我們（我和她）兩者間的幸福也說不定。新說得很對，愛情是一種最不可靠的東西，這話已被我給證實了。是的，愛情決不是一

種可以自私來把握，但同樣相信也決不是用金錢用勢力就可以拴鎖得住的，我如今感到這世界上，決沒有真實的愛情存在，一個人在某一個時間內，要去想念思慕着多少個人都說不定，愛情也可以說是太偉大了吧。

如今，失掉了愛情，我沒有受什麼挫傷，我竟感到了輕鬆，我竟感到了精神的激勵，可是那愛情，是說不上在什麼時候及會走近我，其實這都很難預料的。

你說的很是，我們是該去追求一個必需要追求的東西，他是一切的總基石，沒有他便什麼也沒有。我覺悟了，不然，設使在目前，我們衝不出那條共同的路，則另一條路將如一隻黑手，從背後伸過來，會毀害了我們的。

我不忍心做大時代裏的垃圾，那是最慘酷的事情，我不肯，我當盡力量來用我的血和肉，來建築屬於我們整個的明天，我們不能苟且一點。

可是我走了，我如今像退出了你們的陣線，其實無論怎樣的天涯海角，斧鋸鋼刀，我們的心，也是不會不連繫着的，我們的魂也不會不相聚合着的，我們原來有一個相同相等的命運，一種潛伏的力，他會永遠捏搏着我們，雖然我們有如砂一般，可是有一種力，這

種力，總會把我們堆在一起，造成一個巨物的。我們祝福吧！要把血和淚都交流在一起。寫信的這時節，朋友，可是我已離開你們，逍遙于千里外了……

荀新讀着這信，他的心里充滿了光和熱，他暗暗的說：雖然你走了，可是我們知道，你已是脫掉朽腐，充滿活力的。

……

種力，總會把我們堆在一起，造成一個巨物的。我們祝福吧！要把血和淚都交流在一起。寫信的這時節，朋友，可是我已離開你們，逍遙于千里外了……

本刊啓事

本刊一月一日號，一月十五日號兩期，因印刷發生問題，致延期出版；今後當設法改善，如期發行。請多數讀者務請讀者原諒爲荷！

文友半月刊

（每月一日）
每册定價一百元（郵費在內）

宜傳部登記證滬警字第一二二號
上海郵政管理局暫准登記
第四三二八號認爲新聞紙類
上海雜誌總聯合會第四號會員
編輯印刷 鄭 吾 山
及發行人

發行所 上海威海衛路二二二號
每日新聞分館文友社
電話二二二二二二號
經售所 全國每日新聞販賣店
及各地中日大書局

本	每月（三册）	二〇〇元	郵
刊	半年（三册）	一〇〇元	費
價	全年（三册）	二〇〇元	內

欲登本刊廣告者請至
上海大名路三九（電話三三三三）
或威海衛路二二（電話二二二二）

振華

振華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黃浦大馬路二〇六號

電話一六〇〇番